

問題與研究

第四卷 第七期

本期要目

論聯合國十九屆大會	雷崧生
論美國的越南政策	陳紹賢
越戰的可能性	謝德超
莫斯科的共黨「協商會見」	尹慶耀
日美關係展望	張棟材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呂律
阿拉伯聯盟的今昔	斯重希
匪區「人民公社」之今昔觀	何珍吾
從數字看蘇聯婦女(上)	鄒宇光
共匪階級教育的面面觀	汪學文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四月十日出版

目次

論聯合國十九屆大會	雷崧生	(1)
論美國的越南政策	陳紹賢	(5)
越戰的可能性	謝德超	(8)
莫斯科的共黨「協商會見」	尹慶耀	(10)
日美關係展望	張棟材	(15)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呂律	(20)
阿拉伯聯盟的今昔	斯重希	(26)
匪區「人民公社」之今昔觀	何珍吾	(35)
從數字看蘇聯婦女(上)	鄒宇光	(42)
共匪階級教育的面面觀	汪學文	(46)
東歐及中歐的私有耕作	楊允瑛譯	(52)
蘇俄動態述評	一心	(56)
①調整重要機構與人事。		
②西伯利亞經濟情況。		
③加緊拉攏法國。		
④俄英談判未獲協議。		
⑤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		(58)
編後記	編者	

「無會議、無投票、無意識。」「失去的大會」

論聯合國第十九屆大會

· 雷 崧 生 ·

壹

聯合國第十九屆大會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開會，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休會。大會雖然決議於九月一日復會，由於九月一日距第二十屆大會的會期，只不過二十天，故不啻事實上已經結束了會期。本屆大會的特色是：沒有總務委員會與七個主要委員會的組成；沒有議程的決定與討論；僅有唯一一次的投票表決。論者稱之為「無會議、無投票、無意識」，或「失去的大會」。

依照聯合國大會議事規則第一條的規定，大會應於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二開會。因此，本屆大會的會期，應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開始。早在一九五一年，第六屆大會即曾延期開會，形成一個先例。但是，延期開會長達兩個半月之久者，當以本屆大會為第一次。其延期的主要理由，是美國與蘇俄關於會員國財政義務的歧見，未克消除（註一）。美國認為根據憲章第十九條的規定，凡積欠聯合國費用，多於過去兩年攤額的會員國，應喪失其在大會的投票權（註二）；而堅持在本屆大會舉行第一次投票時，即將提出這個問題。蘇俄却認為它未嘗拖欠聯合國的費用；其所拒絕繳納者，是聯合國在中東與剛果和平部隊的費用，是不合法的攤派，它原無繳納的義務。中小國家介乎兩大之間，深覺得無論支持美國或蘇俄的立場，都將引起不利於聯合國的後果。它們竭力尋求着妥協的方法，以避免美俄在這個問題上的正面衝突。

論聯合國第十九屆大會

妥協的方法，直到本屆大會開會前一小時，始克達成。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時半，本屆大會由前屆大會主席委內瑞拉籍的羅德利格 Carlos Sosa Rodriguez 宣佈開會。祕書長宇譚隨即發言如下：「由於會員國間對於本屆大會會務的進行，頗有歧見，我週來迭與各國代表團磋商，以避免正面衝突為唯一目的。……現在已經獲致諒解如下：任何不能夠以無異議（不投票）的方式，予以處理的問題，在總辯論時期以內，將不被提出。」這時候，會場的氣氛頗為緊張。任何一個小國的表示反對，即足以破壞這個費盡心機的妥協方法。很儂倖地，會場裏靜無聲息。羅德利格趕速宣佈大會對於上述諒解，無異議地予以認可。當日的三件事：全權證書委員會的組成，大會主席迦納籍奎生沙基 Alex Quaison Sackey 的選舉，與新會員國馬爾他、馬拉威、桑比亞的加入，均先後地分別由宇譚、羅納利格、與奎生沙基提出，由大會無異議地予以通過。十二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一百一十二個會員國在大會主席的辦公室旁，舉行非正式的諮詢投票以後，大會復無異議地通過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如下：荷蘭與烏拉圭（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馬來西亞與約旦（一九六五年）；馬利（一九六六年）。這種不投票無異議的方式，全賴會員國的自制與互相約束，始克維持；實建立於甚為脆弱的基礎之上。例如印尼對於馬來西亞的獲選，即可能表示異議，而要求投票表決。幸而它還不敢冒大不韙，而通知退出聯合國（註三）。

在總辯論的時期裏，大會主席、祕書長、二十一國委員會、與若干中小國家，奔走於美國與蘇俄之間，企圖達成一個關於欠費問題的基本解決方案，庶幾大會得以進行其會務的正常處理。由於美俄兩方的堅持其原來立場，一切呼籲與斡旋，都未能獲致其預期的效果。只有演說而無討論的大會，自是非常沉悶的。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印度與獅子山即對於不投票無異議的方式，表示了它們的失望與憤懣。其他許多中小國家，却認為財政的僵局，既然無法予以解除，代表們的枯候，亦無裨大事，那麼，大會的長期休會，由一個委員會來研究財政問題，不失為明智之舉。

因此，二月十六日，大會主席奎生沙基，決意宣佈大會休會，於九月一日復會。根據他在會前接洽的結果，他滿以為他將如過去一樣，獲得大會的無異議的同意。大出意外地，阿爾巴尼亞代表布朵Hajdin Budo，高舉着鉛筆，走到發言台上，要求就不投票無異議方式的應否繼續採用問題，立刻予以唱名表決。大會震駭之餘，在叫囂擾亂中熬過了兩小時以後，狼狽散會。二月十八日，布朵不顧許多國家的勸告，仍然堅定地維持着他的投票表決的要求。大會不得已，只得舉行了它的一次投票表決。事先，美國代表史蒂文生特作聲明：行將舉行的表決是程序性質的表決；美國將不援引憲章的第十九條。大會以九十七票對兩票的多數，支持主席對於布朵提議不合議事秩序的裁定，十三國棄權，兩國缺席。大會卒於二月十八日休會。

貳

不可諱言地，美國在本屆大會裏，遭受了一連串的挫折。它不僅貶抑了它自己的威望與領導地位，而且也犧牲它自己的與其友邦的利益。

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個備忘錄，主張憲章第十九條是強制性的自動生效的條款。這種樂觀的太單純的解釋，識者早知其望礙難行（註四）。在本屆大會開會以前，美國的官方文件與其重要官員的言論，要求聯合國嚴厲執行第十九條的規定者，不一而足（註五）。它並且暗示到：它已經在大會裏，

握有過半數的贊成票，支持其實施第十九條的立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美國宣布：在十一月十六日聯合國所召集的擴大技術援助計劃與特別基金認捐會議裏，它將反乎以往的慣例，不作認捐的諾言。它的意旨不外是兩重：一、便是在總統選舉過去以後，美國不會改變其根據第十九條，以剝奪若干積欠國投票權的立場；這被解釋為對於蘇俄的最後警告。二、美國對於聯合國的擴大技術援助計劃與特別基金，向來認捐達總額的百分之四十；而受援者往往是亞非國家；這被解釋為對於亞非國家所施展的經濟壓力。若干亞非國家直斥美國的不認捐為一種詭詐的手段。

但是，美國의 各種宣示和行動，並未發生其預期的效果。蘇俄仍然是不肯多繳分文。中小國家更積極地軟化美國，以致美國於本屆大會開會以前，同意了不投票無異議的妥協方法。這時候，美國固然放棄了第十九條自動生效的主張，抑且顯示了它所謂多數會員國將支持其立場云云，原只是誇誕之詞。它臨陣退却，而缺乏考驗其政策的勇氣。

在大會會期內，美國再四地遷就蘇俄。每一解決欠費問題的方案，都因為蘇俄的挑剔與缺乏誠意而失敗。蘇俄與中小國家，窺知了美國沒有與蘇俄「攤牌」的決心，轉而對於美國有所挾制。二月十六日，當阿爾巴尼亞要求對於不投票問題作投票表決時，大多數的中小國家向美國呼籲，央其放棄積欠國應在大會裏喪失投票權的一貫立場。而美國在這種集體的壓力之下，在不與蘇俄決絕的大前提之下，竟在投票前一小時，特許其代表史蒂文生，保證美國對於阿爾巴尼亞所要求的投票表決，將不援引憲章第十九條。在政治方面，史蒂文生的解釋是：「不使大多數的會員國為一個會員國（阿爾巴尼亞）所阻撓。」在法律方面，他的解釋是第十九條不適用於「程序性質的投票」（阿爾巴尼亞所要求的投票）。上述解釋迥異於一九六四年二月美國國務院備忘錄中所作的解釋。它不啻宜布了第十九條的失效。積欠達兩年以上的會員國，如蘇俄、法國、與阿爾巴尼亞等，實際上在大會裏投票，而正式地被計算在正負票與棄權票裏。同時，第十九條所稱的投票權，並未作實質或程序的分辨。即令退一步接受美國的新解釋，由於「實質」與「程序」並

無絕對的不可爭論的分野，第十九條從此殆無適用的可能。我們只須回顧安全理事會在所謂雙重否決裏關於實質與程序的爭論，就可以思過半了。

大會休會以後，美國對於行將組成的維持和平行動特別委員會，竟漠不關心，完全放棄了它的領導地位。主席奎生沙基指定了一個龐大的多至三十三國的委員會，而獨排除中華民國。蘇俄固然是使用了它的詭詐慣技。但是，美國對於主席奎生沙基的濫用職權，熟視無睹，未嘗竭力支持中國，却是中國代表劉錯氏所指控的事實。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美國宣布對於聯合國擴大技術援助計劃與特別基金，認捐六千萬美元。至是，兩年來美國企圖在大會裏懲戒蘇俄欠費的政策，便全部瓦解。

叁

蘇俄在本屆大會裏，一直保持着以逸待勞的地位。它積欠聯合國的費用，共達六千二百萬美元。它原是應受懲戒的對象，但是，它却爲上述不投票無異議的妥協方法所掩護。它的策略是：一方面高唱着維持和平行動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的濫調，頗能激發美國若干人士的共鳴；另一方面對於一些解決欠費問題的方案，如所謂「救急基金」等，表示着一半接受一半保留的態度。無疑地，它的最後的工具，是以退出聯合國爲威脅，來愚弄中小國家。蘇俄可以躊躇滿志者，也許是它曾以「法律上的否決」，規定於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段中者，癱瘓了安全理事會，現在它又以所謂「財政上的否決」，正是憲章第十九條所欲避免者，癱瘓着大會。

本屆大會唯一使蘇俄驚奇的事件，當是二月十六日與十八日阿爾巴尼亞的提議。阿爾巴尼亞的要求表決，中外人士一致地認爲是中共政權的導演。據說中共原擬利用柬埔寨，作爲迫使美國與蘇俄「攤牌」的工具。由於柬埔寨代表桑巴斯(Huot Sambath)拒絕扮演這個腳色，中共始改以阿爾巴尼亞爲其在聯合國的喉舌。

在戰術上，阿爾巴尼亞是有其優點的。它的代表布朵與西方國家，其他共產國家，或亞非國家，均鮮交往。其突然要求投票表決，頗收「出其不意」之效。當時會場一片混亂。主席甚於以截斷其

播音器的電流，作爲緊急抵制的辦法。許多中小國家認爲：這時候，布朵儘管在法律上代表着阿爾巴尼亞，事實上不啻代表着中共。它們的推論便是：這既然是中共的一幕「把戲」，便須由美國予以應付，以免「跌入中共的陷阱裏，而分裂了美國與蘇俄。」它們深悉美國絕對不與蘇俄「攤牌」的決心，竟說服了美國，使美國作重大的讓步，已詳上述。

二月十八日的表決結果，贊成主席裁定者，共計九十七國，包括兩對手方的美國與蘇俄在內；反對者爲阿爾巴尼亞與茅利塔尼亞兩國；棄權者爲法國、葡萄牙、羅馬尼亞、古巴、也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布市剛果、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蒲隆迪、馬利、幾內亞、與坦桑尼亞等十三國；缺席者爲柬埔寨與沙地阿拉伯兩國。

就這十七個未投贊成票的國家分析起來，阿爾巴尼亞、茅利塔利亞(註六)、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幾內亞、馬利、布市剛果、坦桑尼亞、與也門，顯然是同情中共的。塞內加爾與蒲隆迪，却是表示着中小國家對於美俄兩大國的不滿。法國與葡萄牙，對於聯合國的崩潰，無動於中，實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古巴與羅馬尼亞，是想置身於蘇俄與中共的鬥爭之外。柬埔寨的代表自稱未接獲其政府的訓令，因不參加投票。沙地阿拉伯的代表巴魯蒂(Tamir Baroudy)曾親挽布朵離去發言台，自命是阿爾巴尼亞與大多數會員國間的調停者，因亦缺席。此外，迦納如果不是因爲主席是其國民，也可能投票棄權。

從阿爾巴尼亞與中共的眼光看來，這次表決證實了「美國帝國主義與蘇俄修正主義的密切合作」與「聯合國大多數的會員國爲一二大國所奴役」。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阿爾巴尼亞的惡作劇，無寧是大會開會以來隨時可以發生的意料中事。它只是證實了不投票無異議方式的脆弱與美國在欠費問題上的色厲內荏。蘇俄在初期的驚奇過去以後，也許覺得阿爾巴尼亞的反響，居然輕易地使美國就作公開的讓步，爲其始料所不及，而深自慶幸。

肆

本屆大會爲期僅八十日。其蹣跚無能不僅是一九六五年所謂國

際合作年的笑柄，給聯合國的二十週年紀念投射了一道陰影，亦可說簡直是國際組織的諷刺。現在，由於一九六五年預算的未通過，聯合國已仰賴着自由捐助，為其經費的來源。若干國際會議應由聯合國主持召集者，也因為經費的拮据而延期舉行。本屆大會所留下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特別委員會，便成為全世界所矚目的對象。

我們對於這個委員會，並不存有過大的希望。其理由如下：

在組成方面，委員會為數頗眾，工作不易推進。反西方與反聯合國的委員國，竟佔過半數。中國作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與負擔第五位經費的會員國，竟不在其中。

在任務方面，委員會是在就維持和平行動的各方面，作全盤的檢討，包括現在財政困難的克服在內。不可避免地，委員會將討論到兩個問題如下：

一、聯合國有無強迫會員國，對於其所不贊成的維持和平行動，必須繳納軍費的權力？

二、在維持和平行動方面，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職權，應作如何的合理分配？

這兩個問題都涉及聯合國組織的核心，決非委員會所能解決。外電報導，委員會的可能建議如下：

一、過去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由積欠國作象徵性的小額付款；其餘未繳納的部分，一概予以免除。

二、未來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均做賽普勒斯行動之例，以自由捐助為其來源（註七）。任何一國的捐助，應不得超過總額的某一百分率。

三、大會下特設一個和平行動財務委員會；其組成方式應反映安全理事會的組織。當安全理事會不克執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務時，大會得經由上述財務委員會的建議，而作維持和平行動的決議。

在「中立主義」與「和平共存」瀰漫着聯合國的今天，委員會之可能作上述建議，似非捕風捉影之談。如果復會後的本屆大會，或是第二十屆大會，竟採納這些建議，不僅蘇俄等國的積欠，將一筆勾銷，便是整個的聯合國，將倒退十五年，而復返於一九五〇年

沒有「聯合維持和平決議」Uniting for Peace Resolution 以前的狀態。在聯合國的歷史上，本屆大會將被視為是聯合國沒落的起點。

（註一）其他被舉出的理由，為美國總統選舉與不結盟國家會議等等。

（註二）截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為止，積欠達兩年以上者為蘇俄、法國、比利時、玻利維亞、海地、巴拉圭、也門、南非、古巴、阿爾巴尼亞、白俄羅斯、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與烏克蘭。

（註三）參閱拙文印尼退出聯合國問題，見本刊第四卷第五期。

（註四）參閱拙文聯合國的問題，見本刊第四卷第五期。

費問題與憲章第十九條之適用，見本刊第四卷第二期。

（註五）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國國會兩院決議與十月國務卿波魯George W. Ball 之廣播訪問，均其例證。

（註六）茅利塔尼亞代表演說，譴責美國與蘇俄，聯合「以任何代價，嘗試阻止中共的進入聯合國」。

（註七）聯合國在賽普勒斯的部隊，共六千五百人，由英國、加拿大、芬蘭、瑞典、愛爾蘭、與丹麥的官兵組成，由美國、英國、與西德等國樂捐費用。

ISSUES & STUDIES

Vol. I No. 6 March, 1965

CONTENTS

Moscow-Peiping Race in Southeast Asia
.....By Li Shih-fen

Peiping's Design in Exploding Its Nuclear Device
.....By Tsui Chui-yen

The Struggle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arly Period
.....By Warren Kuo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By Hsiao Chi-jung

An Analysis of Peiping's "Send-Down" Movement
.....By Wang Hsio-wen

論美國的越南政策

陳紹賢

一 政策與戰略

三月十三日，詹森總統在記者會上說：美國對東南亞的基本政策，仍如開始時此一問題發生之初，由前任總統艾森豪和甘迺迪所定的政策一樣。一星期後，他在他的家鄉招待記者，重申這一政策，強調此政策與十年前艾森豪政府的政策相同。

美國的越南政策，如見於詹森總統今年初的國情咨文及其前後歷次的聲明，是為維護越南的獨立與自由；保障東南亞的安全與和平。這種政策的目標與艾、甘二氏曾先後於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所宣示的并無二致。

這一政策目標是光明正大的。自一九六〇年以來，美國援助越南的各種措施，雖都逐漸增強——軍事人員由八百人增至今年二月為二萬四千五百人；協助越南建立反共武力，正規軍一項已達二十四萬，仍在籌劃再增十萬，各種武器與裝備也都跟着加強。但是截至二月，越南局勢與美國政策目標的距離，愈來愈遠。這當然不是政策目標不正確，而是實行政策的戰略有了問題——「不求勝」戰略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協定，美國不是它的簽約國。當時華府只單獨發表一項聲明，表示支持該協定的主旨。所以從純法律觀點看，越南的獨立與自由受到外來的威脅或危害，美國沒有去維護它的法律義務。美國軍援越南的反抗侵略，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由於接受了西貢政府的要求。這在美國乃是實行一種道義的責任。

美國在越南的道義任務，越來越發艱鉅了。去年華府為求擴大

越南反侵略的陣容，曾從事越戰國際化的佈局。最近魯卿且呼籲北約盟國認識「對於擊敗東南亞的積極侵略行動，有極重大的共同關係」。可是除韓國已出兵二千外，各國的反應大都不够熱心。華府的「不求勝」戰略，可能是多數國家趕超不前的主因。

二 戰略不能達成政策任務

戴高樂最強烈地反對美國的越南政策。遠在前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提出國際談判與越南中立化的主張。這不啻是對美國的越南政策作強力的挑戰。他的動機當然在於插足越南，以圖恢復法國在東南亞半島的地位。不過他的這種主張，也基於他的一項認識：越局不是軍事所能解決的；美國也沒有貫徹其越南政策的決心。

今年二月間，百里居和歸仁襲擊事件發生，美國實施三次報復轟炸，越局頓形緊張。戴氏以為談判中立的時機到臨，一面謀與蘇俄採取聯合行動，去迫使華府改變原政策的立場，一面策動宇譚發出和談的呼籲與建議，以動搖美國的民心。他還派外長墨維爾飛美，作為期五天的活動。墨氏二十一日在紐約的電視講話，甚至恐嚇地說：「如果華府繼續現行的軍事行動，勢必迫使中共介入戰爭，美國將不得盟國的援助。」這種危詞聳聽，顯為助長美國的姑息主義，以遂行巴黎的越局企圖。

華府對巴黎此種外交攻勢的反應，便是二十四、五兩天白宮發言人瑞德和國務卿魯斯克的聲明。瑞德說：「總統未授權任何人去進行商談越南問題。美國的立場不變，那就是侵略者必先停止侵略。」魯卿說：「越局不會有談判的基礎，直至北越停止侵略。」儘

管政府作如此堅定的適時的宣告，墨維爾和字譚的煽惑性宣傳，居然促進了美國社會的不安情緒。那可見於當時部分報刊的洩氣言論及部分人民的示威請願。由此也表現他們反對政府既不求勝也不謀和的政策。

凡此內外發生的困擾，它的主因就在於過去政策上暴露的弱點——戰略不能達成政策的任務。

三 匪、俄矛盾中之政策運用

在越南問題中，匪、俄關係如何變化，可能對華府的政策大有影響。自從越南戰局緊張以來，北平一面表明願與蘇俄合作，反抗「美帝侵略」；一面陰謀製造事端，迫使俄國下水，或離間北越與它的關係。百里居襲擊事件便是一個明證。

二月七日，越共襲擊百里居美軍營房，招致美軍的報復轟炸，剛發生於柯錫金訪問河內之時。對此事件，當時我國言論界的一般判斷，正與美國若干觀察家的見解不謀而合。關於這點，可舉他們兩項看法，以為佐證。

雷里恩 (William Ryan) 說：「百里居事件的發生，如認為是中共的幕後策成，是可無駭異的。那是它對莫斯科一種直接挑戰——迫它去抉擇：對美攤牌呢？還是退出共產世界的領袖地位？」(A. P., New York, Feb. 17, 1965)。

史瓦特茲 (Harry Schwartz) 說：「百里居事件與柯錫金河內之行，在時間上之巧合，使許多西方觀察家獲致一個結論：越共之偷襲美軍營房，乃是直接受到中共的教唆，目的在使柯氏處於不安的境地，同時使他無法取得北越的效忠。」為甚麼會使他無法取得北越的效忠？史氏作這樣的解釋：「中共預料到美國的反應，也預料到蘇俄領袖們不敢因美國轟炸北越，而採取軍事報復行動，致甘冒核子戰爭的危險。因此，北平顯然推論：俄共將它自身的利益置於那些和『美帝』鬥爭之上，尤其是置於北越的利益之上。」(New York Times, Feb. 14, 1965)

柯錫金訪問北越的作用，美國匪、俄情專家和言論界的看法與華府決策的根據是相近的，可舉一些為例：

哈佛大學教授佛爾 (Bernard Fall) 於柯會訪河內的消息傳出時 (一月三十日) 在電視訪問中說：柯錫金此行是蘇俄再度插手東南亞的表示，尤其是它不願坐視中共勢力獨佔越南。

紐約時報二月一日社論稱：「柯錫金北越之行，為尋求在亞洲開闢蘇俄反中共的第二戰場。使用北平用以爭取得阿爾巴尼亞的類似戰術，他會試試把北越全部或局部地從中共拆開出來。」

基督科學箴言報二月三日社論稱：「柯錫金訪問北越，如果是企圖削弱中共在那裏的影響力，那便是莫斯科與北平在爭取世界共產陣營的影響力中，更進一步的加強。反之，如果他的訪問導致了北越對南越壓力的增加，那顯然是對美國作一種挑釁。」它又指出：「華盛頓希望前一項的預測是正確的。那是一種帶有鼓舞性的希望。」

我們看來，華府不但寄以那種「希望」，它把越南問題乃至其他問題中匪、俄的矛盾，隨時應用到它的越南政策的檢討上去。在二月二十七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來自北方的侵略」中，顯見當局極力避免對蘇俄作任何刺激，似為綏靖蘇俄與孤立共匪作些伏筆，這也許是政策運用上之一種徵兆罷。

在美國對北越繼續實施非報復轟炸，或所謂「說服戰略」轟炸以來，蘇俄除作連續的恫嚇聲明外，對於「援越」還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如果它要正面援助北越對美作戰，那無異為共匪火中取栗，且可能冒核戰的危險。如果它的「援越」承諾老是不能兌現，老是在看着盟友挨炸，它會顧慮到失掉對亞洲共黨的領導地位，而眼見它們一個個的落在共匪之手。它今日處境之尷尬，乃美國在軍事行動上強化對越政策的一種結果。此項利用匪、俄矛盾而運用的策略，如果華府能繼續作主動的操持，那末匪、俄關係的變化，可能有利於美國對越政策之推行。

四 政策新貌與越局前途

從三月二日起，美、越空軍採取主動戰略，先後連續地轟炸北越的森邦、廣溪、虎島、葵州、武康、富文和永松等地的軍事設備。這種階梯式的攻勢推進，配合以海軍陸戰隊的峴港登陸及第七艦

際的海上部署，其目的在於迫使北越停止侵略，越共退出越南。美、越空軍對北越攻擊，既由二月間的報復轟炸，演進至三月間的「說服」轟炸——要以主動轟炸的行動，去說服北越就範。這一新戰略的實施，顯示美國的越南政策已有改變。因為過去的政策是把戰爭局限於越南境內，而聽任北越做越共的特權庇護所，現在不但不容它再做他們的特權庇護所，而且是在直接打擊這侵略的支持者——河內政權。當然，它的背後操縱者是共匪。

對於現階段的越南戰爭，儘管華府還在粉飾地說，那已變的是戰略和戰術，而不是政策。但是，從此次他們發表的白皮書中，已可見其戰略與戰術的改變，乃基於政策的改變。因為在這本紀錄北越侵略事實的文件中，指出各種證據，證明北越是越南境內游擊侵略戰的指揮和推進者；因此，美、越政府決定今後剿共作戰，不再限於越南境內。這種決定，不能不認為政策性的決定。

「把戰爭帶至北越」這一政策，可謂美國現階段對越政策的新貌。它的實施，需要主動的迅速的戰略之配合。因之，美國的階梯式作戰是一級級地向北緊迫，使共匪縱有介入越戰的決心，也來不及把大批「志願軍」搶先開入北越；同時也使蘇俄縱有加強北越空防的意圖，也來不及在北越作飛彈發射的裝置。這是韓戰和古巴危機的慘痛經驗，教訓了華府對越戰不能不制敵機先，否則必須付以千百倍的犧牲代價！

在這新政策與新戰略配合推行之下，美、越兩方的士氣民心似已振奮，美國國內的姑息氣氛漸見淡薄，戴高樂的談判中立活動已暫停息了。匪、俄除叫囂恫嚇是一致外，他們對越南戰局的矛盾加深——不但對和戰問題暗鬥增劇，連莫斯科要空運北越的軍火，也被北平有條件地拒絕飛經大陸上空。凡此事態都可認為美國新政策的初步成功。

美國的政策新貌顯以攻勢戰略，迫使北越接受談判的先決條件。挨炸的北越對和戰能否作自主的抉擇，而擺脫共匪的控制，大有問題。就是北越被美國的軍事壓力屈服了，那在越南境內的越共勢力——北越侵入越南的游擊部隊多已根深蒂固，且幾已遍佈越南全部鄉村。他們有形的武力縱使退出，其無形的或掩蔽的勢力將如何

清除呢？以越南政治與社會基礎之脆弱，無論國際協定會如何達成，美國的法律義務或道義責任將如何承担，在大陸上的偽政權未被推翻以前，這個問題——肅清越共侵略勢力問題，是無法徹底解決的！

上接第19頁

六 結語

在日美間定期會議機構中佔最高地位之雙方部長級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現已定於本年七月間舉行；日美並已宣佈擴大對琉球協議會的機能，使其不僅在對這些島嶼協商經濟方面的援助，同時協商其他的事務，使兩國加強合作，故就日美間的懸案來看，日美今後關係，因其都已有順利解決的妥善安排，並沒有什麼足以阻撓或破壞日美更趨合作的大障礙。再就日美現階段的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論，根據常識判斷，都可知它們是無法分割的。

美國務院於兩年前所出版的小冊子中，曾載有魯斯克國務卿之演說「美國外交政策的五個目標」一文，其中於第二項論及日本之處，則稱：「美國與北歐北美及亞洲——特別是日本等高度工業化的民主國家密切團結，以促進自由世界的繁榮和安全，並以夥伴精神促成進步」。故在日本力爭與美對等化與發言權，而每能獲得進展一事上來說，這乃是由於日本具有實力與美國基於既定政策，發揚「夥伴精神」而來，實並非倖致。

不過，必須指出正如在本文前言中所述自由世界對日美間的加強團結雖寄以期待，但却雜有若干懸念與疑慮，其最令人不免抱有隱憂的，便是日美在對俄匪政策問題上，各有過度自信的自負，不從認識共產主義、共產黨本質上研析俄匪滲透顛覆迂迴曲折的戰略戰術，反而以綏靖苟安的姑息妥協來牽動整體的反共陣營的團結，這是一項未來的最大危機。

在日本不斷要求與美國立於對等化地位的動向中，日本却無視着內部左傾勢力腐蝕人心的反美運動，是如何地在破壞着日美合作關係的基礎。所以，如果不課日本以反共任務，日本也不毅然負起反共責任的話，則日美的加強合作團結，乃是無意義可言的。

越戰的可能性

謝德超

(8) 四〇八

一 越南政府面對着「數」字驚人

安南半島上的新生國家如柬埔寨、寮國及越，在一九五四年正式掙脫羶繩於法國手中後，美國在越用的軍經援款，已達三億美元，加上半官方面報導，目前，美國在越南的官兵，有二萬三千餘人，每天軍費要近二百萬元，如加上南越政府軍隊，裝備餉糈，一向由美負責，這一龐大支撥，結果還得不到良好政軍成績效果，殊令人悚悸難安！要是實際刺探分析，則越南中了「越共」滲透之毒，而使「政績」「軍功」全癱瘓在「政變」空氣下，試看這樣一個新生國家，在共產箭頭威脅下，在最近的十六個月來，已經發生了八次大大小小的政變：

第一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楊文明推翻吳廷琰建立軍政府。

第二次——一九六四年一月卅日，阮慶將軍發動不流血軍變，推翻楊文明所領導的軍人革命委員會，自任總理。

第三次——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六日，阮慶被學潮與教潮所迫，放棄總理之職，又與楊文明、陳善謙三人合組最高會議，籌備文人政府。

第四次——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三日林文發等人反對軍人專政，發動軍變，阮慶得空軍總司令阮高基等青年將領支持，僅免於難，結果由潘克丑、陳文香等出組文人政府。

第五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在野政客，勾通學生、佛教徒發生流血事件，使政府又一次不安，後由軍警勉強把政潮鎮壓下去。

第六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日，少壯派軍人發動政變，迫使陳文香去職，立法權交由潘克丑負責。

第七次——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七日，阮慶把軍隊開入西貢，接管文

人政府。恢復獨裁式政府。

第八次——一九六五年二月廿日，由林文發中將，潘玉壽少校，領導發生軍變，在廿四小時救平後，由佛教徒潘輝活醫生政治家組閣，以別于天主教徒的阮春瑩代總理，並擬在三月廿一日舉行全國大選（他是大越黨的首腦之一），軍權又轉入了楊文明手裏，潘克丑明令罷黜阮慶。

越南自立為國，軍備靠美，餉糈靠美，雖標明反共與美同為一線，可是接連的兵變政變數字，與靠人的軍援經援數字，以及近四個月內之使友軍飛機、軍營，在歸仁、百里居損失數字作綜錯計算，該是多麼驚人，何來餘力「反共」自立？

二 美國一定支援越南反共

「越共」與「中共」本為一體，在地理區別上說，越北與越南，在實質上研究，越北胡志明政權，和「中共」是皮肉相連，滲透、游擊、破壞、宣傳……等技術，與十餘年前「中共」暗算「國府」偷襲政府，裹包難民學生呼號叫嚷之作風一樣，美軍天真的情報，被亞洲共產統戰份子用膚色、語文、習慣、體型……等遮隱法抵銷去一大半，再加上游擊戰術與中共混合為一體，美軍處處、天天暴露出一切動作，使「越共」偷襲、破壞、進攻……：在地面上為所欲為，在越南政府中，用折、擊手法，使政要官兵、教徒學生，隨時暴動、政變、兵變……：現任美總統詹森在一九六一年時，以副總統資格，代表白宮主人甘迺迪總統到越南拜訪，他已親眼看到越共游擊活動，影響西貢政府行政建設甚大，視美國軍事援助是必需的。今日美國援越政策，是本過去艾森豪總統時代所賦與，攸關東西亞洲反共精神，故有決不犧牲任何一個東南亞防共組織中任何會員小國而牽動其他國家，英文叫做「domino theory」之屹立不拔

，使印度、菲律賓、澳洲把反共政策更堅持下來，雖然越北有「中共」與「俄共」遙為支援，可是仍震撼不了亞洲反共國家的信心，因為有這一線可牽的幸運之索，美國的援助越南，是軍事、政治外交上「阻共」「防共」「反共」的具體諾言，用英文講是：（The essence of that argument has been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keep its pledges in South Vietnam its word would be doubted i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where a promise of American assistance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nations defense policy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posture.）由於這一不可推移政策顯示在民主世界之前，越北共產不向南越滲透破壞，越南美軍也不會過分進攻北越，因美國政策，是「堵防」，維持現狀的。有時派遣空軍出擊越北共產，祇是「報復」陸上受襲擊，回敬顏色而已！

三 越戰沒有韓戰的性能

自然，照「中共」代言人——英國泰晤士報報導：「斷言北平政權正準備在越南來一次『韓戰式的賭博』」，該報說：「西貢、台北、馬尼拉與東京都相信中共準備在越南的另一次『韓戰』」。又說美國當局拒絕透露中共動向，可是該報則報導中共部隊與空軍正在向北越邊界附近集結。其實，就筆者過去足履越國地形，與審視今日美國態度，分析中共本身內虧，絕對沒有「韓戰」式的戰鬥序列擺在中南半島。

甲、越南越北（統稱為安南）固然接壤粵、桂、滇三省，其山系水系，與東北之與北韓不同，距離朱毛翻身今日作神經中心——北平甚遠，更不似北韓之近蘇俄遠東軍區，且北韓水區，可云在蘇俄與中共環繞中，軍火兵力接濟容易。

乙、美國態度，是在支援越南軍隊反擊越共之南侵，不到另一階段與時期，不會自動出重兵向北越進攻，且國會也未授權總統。

丙、共匪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他們要支援越北兄弟社會主義國家，口號播音容易，實力則有困難：①過去「韓戰」是乘赤化大陸後的餘勇，今日民怨沸騰，士氣氣餒，十餘

越戰的可能性

年暴政，已山窮水盡。②過去有蘇俄接收日軍大批軍火轉給共匪，今日則無。③蘇俄共產，與中共人事未洽，教條主義未妥，俄共之大批技術人員，五年前已撤走，中共無人撐腰。④美國「報復」的轟炸力強大，海上陸戰隊，第七艦隊，核子武器，能使越共懾伏蟄居一個時期，「中共」一時難再唆使。⑤中華民國反攻箭在弦上，西藏抗暴未已，橫斷山脈西邊鄰國印度、緬甸均不友好，亦非過去「蘇俄」與「中共」打得火熱可虛張聲勢，阻嚇美國。⑥共匪空軍、海軍力弱，越北雖有四十萬民兵可供驅策作戰之說，又是「人戰」不能投入「火戰」「人海不如火海」。

綜上三點，我覺得共匪雖然擺出架式，似欲「援越反美」，一如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三年中間之「反美援朝」口號吶喊得響徹雲霄，結果是空雷無雨，最多仍是滲透游擊那一套「戰術」，犧牲少，而破壞力大，要美國深感煩亂而軟化下去，同時共產國際會向世人投訴說：越南是「內戰」，搬出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也要美國退出。

四 結 論

總之越北與越南的戰事，仍在可大可小之中。可大，即是蘇俄聳人動聽口吻能引起世界大戰來恐嚇民主世界，使越共有休養機會外、可小，是美國呆在「株守」政策下「堵防」軍路，「報復」戰術，維持一個時期小打於熱冷戰中過日子？

俄會對越北雖有前後兩次訪問，但最近柯錫金之訪越（同時也訪北韓、中共）時，僅允予以援助口惠。要是真有本領在目前美國攤牌，則聯合國之宇譚祕書長又不至喊召開會議談判了（越共侵犯南越數年，使西貢不安，宇譚何以不談召開會議），共產戰術，是打小仗，獲大利，敵強則退，敵疲則攻，要是敵人軍經力量強大無匹，那末，滲透、破壞、折掣、威嚇四大手法即拿出來運用。國際共產是國際革命，它不受到嚴厲懲處與阻遏，要它改宗（Proselytizing）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廿八日於菲那牙市

莫斯科的共黨「協商會見」

尹慶耀

經過延期、改名、變質，國際共黨的「會見」終於召開。但「困難」并未「克服」，「分歧」依然存在，匪俄關係改善不易，「兩條路線」的鬥爭也不會終止。俄共領導地位并未恢復，新的國際會議遙遙無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勢將渙散成爲「多中心」或「無中心」。

國際共黨赤化陰謀依舊，匪俄及其附從者分別伸出「和戰兩手」，自由世界必須警惕。

黑魯曉夫所擬議的由二十六國共黨參加的預備會議，雖然實際上縮爲了十九國共黨會見，但終於三月一日揭幕。參加者如左：

澳洲、阿根廷、保加利亞（政治局委員米·格里戈羅夫）、巴西、匈牙利（政治局委員奈麥什·德熱）、東德（政治局委員赫·馬特恩）、西德（總部在西柏林的非法組織）、印度（主席什·阿·丹吉）、義大利（中央委員貝爾林格）、古巴（第二書記、國防部長魯爾·卡斯楚，乃古魯菲德爾·卡斯楚之弟）、蒙古、波蘭（政治局委員澤·克里什科）、芬蘭、敘利亞（總書記哈勒德·巴格達什）、法國、捷克、英國（副主席、「勞工月刊」總編輯帕姆·杜德），美國共黨（曾主編「工人週報」的杰克遜）係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俄共代表爲主席團委員兼書記、理論家蘇斯洛夫，及迪米契夫、波諾馬廖夫、及安德羅波夫。

這次集會有幾項值得注意的特點：①集會名稱原爲「預備會議」或「起草委員會」，現改爲「協商會見」。②各國代表僅二至四人，除印共、古共、敘共、英共、俄共等外，多屬次要角色，且就代表人選言，理論色彩實重於政治色彩。③二月廿七日俄共中央邀宴各國代表時，布里茲涅夫、米高揚等均未露面，僅基里連柯及謝

列平等入參加，而柯錫金則於同日前往東德。④集會地點不在俄共中央委員會，而在列寧崗的迎賓館。⑤集會性質也由「分裂」會變爲「團結」會見。其任務已由起草提交未來世界共黨會議實際上是排斥共匪的文件，變成爲就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團結」和越南危機交換意見。⑥共匪、北越、北韓、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及日本、印尼共黨都沒有出席。

二

我們必須指出，參加莫斯科會見的共黨，并不一定都完全追隨俄共的立場。過去，連若干附庸在內，儘管應允參加「預備會議」，但并不希望匪俄攤牌。例如已故義共領袖陶里亞蒂生前就已決定，義共抱持反對的態度出席「預備會議」，其目的在就共產主義運動說明義共的立場。今年二月廿一日義共總書記盧紀·隆哥在一次地方集會中表示，過去一個月，義共會不斷地爲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工作，那種努力并非全無成果，今後仍將繼續循此方向前進，因爲義共把這些看作是自己的責任。

這次莫斯科會見，義共代表四人，據傳到達很早。然而同時義共曾舉行了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出席的問題。會中主要報告人貝爾林格說：在當前條件下，舉行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時機尚未成

熱。依照我們的看法，由各國共黨參加的任何會議，都只能是磋商和交換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和改進其運動方式的會議。書記處成員兼黨報總編輯馬里奧·阿里凱塔說：從我們黨的路線來說，三月一日集會如果舉行，與其最初的精神應該完全不同。另一發言人凱森塔說：三月集會的方式與目的，與前幾個月完全不同。此外，一位義共中委維他里奧·維達里最近曾經表示，義共出席三月集會，是爲了阻止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召開。那等於說是爲了避免國際共黨的分裂。

據我們所知，直到二月廿三日，匈共除表示贊成俄共召開三月集會外，還在呼籲共匪重新考慮其拒絕出席會議的立場，呼籲各國共黨放棄其狹隘的國家觀念。

波共過去雖譴責共匪的分裂活動，却并不贊成與匪分裂，終於出席。曾一度表示過有條件出席的英共，其代表杜德也於「會見」揭幕後抵達莫斯科。又過去同樣沒有表示過出席與否，且與共匪關係不壞的古共也已參加。

阿共、日共以及印尼共黨仍然表示反對而拒不出席。韓共親匪的態度自然不會驟然改變，但它於今年一月廿八日至二月二日，曾派觀察員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第十九次大會。對三月間的集會，似乎也未直接抨擊。

那些參加「會見」的共黨事先是否已獲得俄共變更會議名稱、內容以及其他保證，我們不得而詳。但在「會見」召開前後，國際共黨間「和」的氣氛，似乎比「分」的氣氛更爲濃厚，當係事實。這對於匪俄雙方的態度，以及魔京集會本身，都會有不少影響。

據印尼官方的「安塔拉」通訊社報導，周匪恩來曾對俄共新政權，仍然依照黑魯曉夫的決定召集一項會議，表示遺憾。惟在整個「會見」期間，共匪既沒有新聞報導也不作正面攻擊，採取完全不聞不問的態度。這或許是柯錫金在北平與匪會談時，雙方已有條件的互相忍讓。也可能是共匪鑒於整個國際共黨求「和」的大勢，不便對那個并非正式會議的「會見」再施以攻擊，而開罪出席的全部共黨。然而，從二月廿五日起至三月五日「會見」結束，共匪幾乎是連日在對蘇俄作多方攻擊。例如指責蘇俄在聯合國支持美國成立

「維持和平行動特別委員會」、建立常設武裝部隊計劃的立場；列舉并抨擊蘇俄的反匪宣傳；出版「黑魯曉夫言論第三集」，指爲「現代修正主義的百科辭典」；發行共匪反黑文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在在都是側面警告與會共黨，勿追隨俄共以免造成分裂。而且共匪在三月十九日的新聞廣播裏，又公開指責「會見」是一項「片面的」「非法的」「分裂會議」。

三

據報導，「會見」原定三日結束。惟蘇斯洛夫於二日提出聯合公報草案時，因各代表意見分歧，乃延期至五日。原草案中，俄共除強調其爲改善匪俄關係所採取的步驟外，又主張從長遠觀點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之困難，應分階段解決，并做開對匪接觸之門。東歐及大半歐洲共黨表示贊成，義共仍本其去秋中全會之決議，主張派遣一黨或數黨代表團赴平，從事協調工作，匪俄亦應同時恢復會談。而印度、澳洲、阿根廷、巴西共黨，因欲壓抑其黨內之親匪勢力，希望對匪採取較強硬之立場，在公報中強調召開國際會議的重要性。

「會見」公報於十日發表，其要點爲：①「擁護停止對兄弟黨不友好的侮辱性的公開論戰」。②「強調」在遵守各兄弟黨的獨立、自主和平等的民主原則的基礎上的團結」之必要性，「反對一些黨干涉另一些黨的內部事務」。③「從事」雙邊會談和多邊會談以及各黨之間進行連繫和交換意見」。④「積極和全面的籌備新的國際會議和在合適的時間舉行新的國際會議，完全符合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⑤「國際會議，是相互交換意見和交流經驗，以集體的努力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製訂在爭取共同目標的鬥爭中之一致立場的有效形式」。⑥「應既從內容也從組織的觀點上進行籌備，以共同的努力，爲所有兄弟黨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積極創造有利條件」。⑦「爲了討論新的國際會議問題，最好事先舉行參加過一九六〇年會議的八十一個黨代表的協商會見。爲了解決召集這種事先會見的問題，必需同所有這些黨進行協商」。⑧認爲「分歧」「帶來損失」，但在「重要理論和策略問題存在着分歧的情況下」，也

可爭取在反帝鬥爭、解放運動、和平共處、階級鬥爭中的「行動一致」，「爭取這些共同目標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是克服現有分歧的最正確的途徑」。

公報內容，顯然已遷就了包括共匪在內的各方立場。不過，二月廿六日出版的俄共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在一篇由伊凡諾夫署名的文章裏，就已強調俄共與其他兄弟黨，急於終結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公開論戰。俄共贊成全部兄弟黨間，直接接觸的發展和協議的擴大。而公報中所謂「反對一些黨干涉另一些黨的內部事務」，也決非單獨對俄共而發。

四

「會見」對於「越局」與共黨「團結」問題，分別發表了聲明與公報。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與匪俄關係一脈相連的。

二月廿五日，匪「世界知識出版社」印行了長達三十二萬五千字的「黑魯曉夫言論第三集」，前面附有「出版者說明」。那裏面說：「在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上，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就開始作為一條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提出來了。到了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黑魯曉夫修正主義更加系統化了，並且用蘇共綱領的形式固定下來了。它繼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鉢，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口號下，反對革命，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他在『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口號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改變無產階級政党性質，為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敞開大門」。「出版者」認為「黑魯曉夫被趕出世界政治舞台，……但是，黑魯曉夫的陰魂不散。……反對黑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也就決不能結束。我們可以把黑魯曉夫的言論當作一面鏡子，來辨別什麼是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以便把反對黑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反過來，蘇俄的態度又如何呢？二月廿六日柯錫金在他關於訪問亞洲附庸的電視報告裏，提到他在北平和毛匪澤東、劉匪少奇、周匪恩來、鄧匪小平、陳匪毅等，「進行了會見和談話，我們就相互感到興趣的問題，坦率的交換了意見。我們討論了有關國際局勢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我們兩國和兩黨之間關係的問題。在這些談話中，蘇俄代表團闡述了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立場，我們堅決不移的沿着列寧主義的方針前進。這是建設共產主義的方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支持革命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以及防止世界大戰和旨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方針」。這無異是告訴共匪，俄共仍然要將其「三和兩全」的政策，堅持到底。

柯錫金坦白承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困難和分歧，是不能一下子克服和消除的。我們了解這一點，即還存在着取決於國家歷史發展一定的特點，各階段上的發展過程的特殊性的意見之不同」。這是承認那不易克服和消除的困難，乃是必然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在於這種特點和這種特殊性，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任務的解決，不僅不矛盾，同時在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偉大原則裏，有機的結合起來」。「我們黨以前一向是，現在仍然是，為實現對我們來說，是神聖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原則而進行的始終不渝的鬥爭。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所有共產黨和所有革命力量的義務，是在一個行列中聯合起來，加強行動的一致，一道捍衛和平和社會進步的事業」。

可是，從圍繞着莫斯科「會見」前後的現實情勢看來，它們的「有機結合」和「行動一致」是否有可能呢？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五

(一) 公開論戰不會停止

公報呼籲停止公開論戰是不容易作到的。在共匪方面，除了前引在「會見」前夕及其舉行期間的側面攻擊外，二月廿一日匪報轉載了澳共「親匪的「馬列主義者」」主席愛·弗·希爾一月十八日在「先鋒報」上發表的聲明，指責三月一日的集會「純粹是黑魯曉夫所提的計劃的繼續」，「是企圖強使世界運動接受修正主義，即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公報發表之日，匪轉播了二月廿六日共「赤旗報」的文章，抨擊「美蘇合作」的投降主義路線。認為「儘管黑魯曉夫下台了，但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潮流的鬥爭，仍然是長期的」。共匪一則指明黑魯曉夫修正主

義已經成爲俄共綱領，再則指責「黑魯曉夫的下台，只是招牌換記，販賣的還是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老貨色」(「新華社」莫斯科二月廿八日電)。這顯示共匪並不準備對俄共新政權停止論戰。

從俄共方面看來，這次出席「會見」的代表中，蘇斯洛夫是老牌理論家，也是在理論鬥爭中爲共匪所痛恨的人物。波諾馬廖夫是蘇俄科學院院士，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有過七年經歷，也是有數的著名理論家之一，他曾主編過蘇俄黨史(黑魯曉夫時代)，最近主編了「工人階級的國際革命運動」，後者給共匪戴了一些所謂新托洛茨基主義、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左傾機會主義、超革命、投降主義、理論上的民族救世主義、冒險主義、霸權主義、民族主義、主觀主義、「中國」(共匪下同)教條主義者、「中國」分裂主義者、現代教條主義者等政治帽子并會指名攻擊毛匪。安德羅波夫主管附庸共黨事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黑魯曉夫把他擢升爲中央書記，就是爲了聯合多數附庸，共同對付共匪。這三個人出任代表，或許有其職務上的理由，但也顯示着蘇俄在理論鬥爭方面不會對匪讓步。而且據共匪報導，俄共新政權把黑魯曉夫的著作收回燒掉，但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付印的俄共「政治自學」雜誌(同年第十二期)，把蘇斯洛夫去年二月十四日在俄共中央全會中所作內容激烈攻擊共匪的「關於蘇共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報告全文，列爲蘇俄宣傳員必學的「基本文件」。今年二月廿二日晚，莫斯科電視台又公開推荐那項報告爲必讀參考書。波諾馬廖夫主編、蘇俄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工人階級的國際革命運動」一書，也是最近才公開出售。莫斯科博物館固然陳列着反匪文件，甚至還把那些文件「硬塞入」學校教學大綱裏。

所以匪俄間的「兩條路線」無法接近，公開論戰也不會停止。(二)對越行動難期統一 匪俄對外策略路線之爭，目前實以越局爲核心。因爲那裏有着「兄弟國家」的團結問題，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問題，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和平共處」問題，以及匪俄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勾心鬥角、爭取領導地位的問題。

蘇俄要以增加援助爭取北越，藉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的姿態，提高其對亞洲的影響力，但同時又要阻止戰爭擴大，俾與美「和平共

莫斯科的共黨「協商會見」

處」。因此蘇俄除對美國譴責恫嚇，應允增加對北越軍援外，又不斷與英法接觸，俾獲政治解決越局之途徑。甚至它對與美舉行首腦會談一事，也并未完全放棄。三月一日柯錫金在萊比錫對西方記者稱，兩月前曾就越南問題致函詹森，未獲答覆，但蘇俄立場并未改變。那封信裏就曾邀詹森訪俄。另據美國方面透露，一個月前曾獲蘇俄口頭邀請。雙方所言雖有些微出入，但蘇俄仍願與美直接接觸，而不改變其「和平共處」路線，則似無可疑。

「會見」發表了對越南事件的聯合聲明。除「嚴厲譴責」美國「侵略」，「使整個國際局勢嚴重複雜化」，要求美國撤出越南，停止對北越「武裝進攻」外，并對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表示國際主義的支持」。但聲明中僅有「統一行動」字樣，而未提出任何具體支援之保證。

共匪一直把亞、非、拉丁美洲地區看作它暴力革命的實驗場，想竭力阻止蘇俄插足。它目前正挾其核爆的恫嚇聲勢，利用它所謂「大好的革命形勢」，在亞洲發動全面叛亂。可是，儘管它表面上責難蘇俄，內心裏決不歡迎蘇俄增加其對北越以及其他「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影響到共匪本身的領導地位。不過，它却真心畏懼美俄接近，由政治妥協澆滅它部分叛亂的火種。因此它要求蘇俄和它在「反美鬥爭」上團結。并於二月九日柯錫金尚在河內時，和三月四日「會見」仍在舉行中，唆使其留俄學生糾集北越及其他亞、非拉學生，兩度襲擊美國駐俄大使館，蓄意製造緊張，一則防止美俄接近，一則暴露蘇俄的「投降」姿態，打擊它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聲望。

當匪區留俄學生第二次暴動時，蘇俄出動軍警鎮壓，并從醫院中驅走負傷者，而且率直拒絕共匪要求道歉的抗議。而共匪也在北平發動對蘇俄使館示威，從莫斯科接走負傷者，并威脅着要召回其留俄學生。

由這些事實看來，公報中所謂在「重要理論和策略問題存在着分歧的情況下」，也可爭取在反帝鬥爭、解放運動、和平共處、階級鬥爭中的「行動一致」，恐怕并不十分容易。

(三)匪俄關係仍難改善 蘇俄目前似乎有意從「國家關係」方

面着手，圖謀逐漸與匪接近。不過，去年十一月周匪莫斯科之行，并未有何收穫，而今年二月柯錫金過平時，也僅僅受到「禮貌週到而態度冷淡」（蘇俄外交界語）的歡迎。就足以證明雙方態度接近的不易。

二月十四日是匪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十五週年紀念，雙方分別舉行慶祝并互派代表團參加，其「盛況」在近年來可謂「空前」。然而，我們細讀過毛匪澤東、劉匪少奇、朱匪德、周匪恩來於十三日和列·布里茲涅夫、阿·米高揚、阿·柯錫金交換的賀電，就會發現很有趣的差別。毛匪等的電文裏稱匪俄「同盟的鞏固和加強，有利於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有利於確保我們兩國的共同安全，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的共同事業」。又說美國轟炸北越，「這不僅是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侵犯，也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侵犯」。布里茲涅夫等的電文，似乎是把重點放在「進一步發展我們兩黨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關係，逐步消除過去所產生的積垢是符合我們共同利益的。蘇中（共匪）兩國的全面合作無疑地將有助於我們取得新的成就，有助於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壯大強盛」。那裏面沒有提到「共同敵人」「美帝」，沒有像毛匪等提及「日本和西德軍國主義」，甚至壓根兒沒有提起越南問題。由此我們就可以體會到共黨國家內，把黨和「國家」的關係，或者說把理論與政策分開，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蘇俄或許真正有意從經濟關係入手，來改善對匪關係。因為二月間在莫斯科由市委書記恩·庫茲涅佐夫主持的慶祝匪俄「同盟」條約集會中，俄方出席的有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根·沃羅諾夫、安·基里連科、和亞·謝列平，主席團候補委員、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維·格里申，俄共中央書記列·伊里切夫，對外友好和文化協會聯合會主席團主席尼·波波娃，外交部副部長弗·謝苗諾夫，俄匪友協理事會主席謝·季赫文斯基等人，而講話的却是俄共中央委員、交通部部長鮑·別謝夫。又蘇俄派往匪區的代表團，也以俄共中央委員、蘇俄國家運輸建設生產委員會主席叶·費·科熱夫尼科夫為團長。如果俄對匪增加貿易或恢復經援，他們兩人是大有用

場的。因之二月下旬，南斯拉夫「戰鬥報」的一篇報導中說：「威信蘇俄已與中共協議，恢復莫斯科與北平間的經濟合作」。并且斷言蘇俄的技術人員將返回匪區，完成其過去未完成的計劃，並展開策劃新計劃。

不過，我們認為黑魯曉夫時代蘇俄突然停止經援，調走專家而且逼還欠債，使共匪大受損失，經濟瀕臨崩潰。它只好一方面高叫「自力更生」，一方面把貿易轉向西方，希望依靠西方的機械、技術及信貸來渡過難關。同時又不得不在國內大事搜刮，以償還俄債。那種慘痛的教訓，共匪不會輕易淡忘。二月廿三日南匪漢宸在阿爾及爾「亞非經濟討論會」中聲稱，過去共匪所欠俄債連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業經還清。而西方各國目前似乎正在競相擴展對匪貿易。因之，共匪是否會以與過去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條件，接受蘇俄同樣的援助，似乎頗可懷疑。至於蘇俄方面，根據以往經驗，共匪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尚且與它爭奪「革命」領導權，那末它對於用自己的錢把共匪豢養到羽毛豐滿，那是否够得上聰明，也不能不有所顧忌。這在共匪試爆之後，就尤其如此。

在匪俄分別在莫斯科與北平兩地舉行的「同盟」條約十五週年紀念會中，關於匪俄「合作」問題，蘇俄每一個講話人幾乎都不忘提及。別謝夫在莫斯科說：「在蘇聯的幫助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並且新建了整個整個的諸如飛機製造、機器製造、汽車——拖拉機製造和許多其他現代工業的部門。蘇聯人民為中國對我國（蘇俄——下同）的作用，對我國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給予的高度評價感到驕傲。一九五九年二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寫道：『蘇聯對我國（共匪）經濟建設的援助，無論就其數量或規模來說，都是歷史上空前的』」。這是提醒共匪不可忘恩負義、不認舊賬。郭匪沫若却在北平說：「我國對於兄弟的史達林領導時期開始提供的友好援助，從來給予恰當的評價。我們從來認為，蘇聯人民的友好援助，對於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起了有益的作用。對於這一點，中國人民曾經無數次地表示過感謝。我們也願意指出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相互關係中，援助從來都是相互的，而絕不是單

方面的。不只是中國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蘇聯也從中國方面得到了相應的援助。」

總之，現今的情況已與過去不同，雙方對「經濟合作」的誠意與條件，不像先前那樣容易接近。因之，即使那些經援或「合作」能夠逐漸恢復一部分，其「數量或規模」，也不會再是「空前」的了。至於雙方的貿易，當可稍事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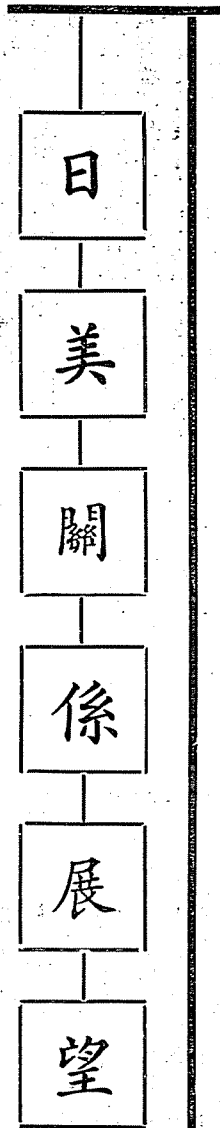
六

匪俄鬥爭造成了國際共黨的分裂，打擊了俄共的領導地位。黑魯曉夫輕率決定召開國際共黨「預備會議」，并未獲得大多數共黨的絕對支持，而自己先倒了下來。俄共新政權不能對外宣佈黑魯被黜與對外政策尤其是匪俄問題有關，也不能把那個擬議中的集會根本取消，因為那樣會被別人認為俄共在對匪鬥爭中已澈底失敗，失敗到連領導人都站不住腳。

經過了延期、聯絡、說服、遷就、改名、變質……：集會終於舉行，參加者比較黑魔時期業已應允出席者（或謂十四、或謂十一）還多了些。俄共可以馬馬虎虎維持了情面，但「困難」并未「克服」，「分歧」依舊存在，而匪俄關係不易改善，理論鬥爭，仍將繼續。

黑魯曉夫時代的國際共黨會議，總共舉行過兩次，它不是一個固定的國際組織，比不上第三國際或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可是，儘管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國際會議時，匪俄之間就有了「和平過渡」和「非和平過渡」的爭執，一九六〇年第二次國際會議時雙方更發生激烈爭辯。但俄共仍然把它的綱領路線，大部強塞進第一次會議的「宣言」和第二次會議的「聲明」之中，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換言之，俄共仍然大部保持了它的領導地位。第三次國際會議連「預備會議」也開不成，黑魯曉夫垮了台，俄共新政權也只能舉行「會見」，無法恢復俄共的領導地位。「新的國際會議」要由八十一個共黨代表先行「協商會見」，等到「所有」共黨都同意參加再召開，那無異是無限期延期。在這裏，我們很同意西班牙共黨總書記聖地牙哥·卡里略的說法，不管國際會議開與不開，而國際共黨是「業已分裂」了。今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會再只有一個中心，而是像陶里亞蒂所主張的「多中心」，或者更會演變成戈慕卡之所謂「無中心」。

不過，在目前，如果俄共集團在西方發動「和平攻勢」，共匪及其附隨者在亞、非、拉丁美洲煽動「武裝鬥爭」，那末國際共黨的赤化運動，就同時向自由世界伸出「和戰兩手」，那是值得注意的。



張棟材

一 前言

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曾於本年初訪問美國與詹森總統會談，一時曾引起全世界對日美關係的新發展動向特予注視並多加揣測。在共黨陣營方面，由於它一向都只是煽動日本反對美國，最怕日美間有

進一步的協調合作關係，所以藉此機會更着重於渲染挑撥日美之間的矛盾。而在自由世界這方面來說，雖對日美間的加強團結寄以期待，但此種期待却雜有若干懸念與疑慮，並不能懷有完全信心。該種懸念與疑慮之形成，實基於下述現實的冷嚴昭示：

一、共匪試爆獲逞後，已予自由世界以更大之威脅與恐怖感，

兼以受共匪直接支援指揮之南越共黨武力大見擴張，印尼亦悍然投向共匪而不惜助紂為虐，此一形勢之變化，頓使全亞洲面臨赤禍汎濫的危局。日本為亞洲工業化先進國家，因其自始即為受共黨陣營爭取之對象，故在此際亦難免愈長其舉足輕重的驕矜之氣。如日本於當前危局中不僅無堅決反共的表示，且竟相反地圖以對共匪擴大貿易與友好的幻覺，謀以美、匪間的中間人或掮客自居，來影響美國的對匪不承認政策。同時，在美國內亦正有姑息主義者們從事對匪妥協的蠢動。

二、戰後美國在佔領日本期間的措施上，曾有許多錯誤的累積，其最顯著者則是為了要澈底消滅所謂軍國主義，却救活了日本的已歸於死寂的共產主義。共匪勢力之能滲入日本；日左翼份子之能製造部份地反美的羣衆基礎，殆皆由此而來。近年來日本朝野一再強調「獨立自主」，且公然聲稱在對共匪關係上不再追隨美國，此與共匪所鼓噪日本者實為同一論調，此一現象乃是嚴重的，因其能以反映出日本國內左翼勢力已在侵蝕國民大眾心理上，達成可資利用的階段，它可以從根本上分化日美的合作關係。

這以上是我們檢討日美關係時不容無視的潛在的事態，否則，便將為雙方表面上稱道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依存關係之外交辭令所眩惑，無從觀察該潛在事態的伸長以及其貽誤日美友好關係和整個自由世界反共大計的惡果。

二 日美關係之現狀

從岸信介首相於一九五七年一月訪問美總統艾森豪；池田勇人首相於一九六一年六月訪問美總統甘迺迪；到最近一次的佐藤榮作首相於本年一月訪問美總統詹森，可以說每次都達成了促進日美合作關係中提高日本發言地位的成效。岸信介曾完成了沖淡美日間主從氣息的新「安全保障條約」，因而在池田勇人訪美時，美國便開始對日本使用「盟友」一語，表明了與日本的對等關係。迨一九六三年，故甘迺迪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更特別強調日本為盟友，且期待其在世界舞台上盡其主要建設性義務，要求日對落後地區援助，進

而自主防衛，成為安定亞洲的柱石，這使日美兩國之對等化，更邁進了一大步。這次佐藤榮作訪美與詹森會談，實際上仍是一項日美對等化的繼續發展，佐藤所要達成的目標，恰如美駐日大使雷紹華所宣稱：「日美關係進入新的調整期，包括合作、平等感覺、參與國際事務之增加」。

日美間現存的幾個定期會議機構，最能說明日美雙方關係的現狀，茲列舉如下：

一、「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當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在華府簽訂「安保條約」時，即根據岸首相與赫特國務卿決定成立「安保協議委員會」，它的職掌是對有關實施安保條約問題，由日美舉行「隨時協議」或「事前協議」來求解決。綜計自成立迄今，前後已召開過五次會議，此一機構對日美間在軍事上配合一致的約束力最大。

二、「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此一定期會議機構為池田首相於一九六一年六月訪美故甘迺迪總統會談時所得到的一項較大成就，其人員之構成限定於部長級，美方為國務卿及財政、內政、農、商、勞工等部長；日方為外務、財政、農林、通產、勞動等大臣及經濟企劃廳長官，故在日本要求與美對等化的心理上，首先取得一種滿足。而事實上，在以往之三次會議中，亦確能執行減低雙方由貿易經濟關係所引起的歧見。

三、「日美科學協力委員會」：此一會議機構亦為甘、池會談之一產物，一九六一年底首次會議舉行於日本東京，迄今已有三次。其着重點為：科學研究者與科學情報之交換；合力共同研究。出席是項會議者皆係雙方卓著成績與聲譽之權威學者，它在科學教育上奠定了日美相互依存的基础。

四、「日美教育文化會議」：此一會議機構亦為池田訪美時提出建議經得美方同意而設置者，其致力之範圍較「科學協力委員會」為廣泛，在已有之兩次會議中，主要研究為如何擴展雙方教育文化交流事宜，如決定成立「資料交換調整中心」及「研究所」，在民間所起之日美親善作用，頗著功效。

五、「日美對琉球協議會」：此一會議機構係由美駐日大使

其在世界舞台上盡其主要建設性義務，要求日對落後地區援助，進

五、「日美對琉球協議會」：此一會議機構係由美駐日大使

雷紹華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間提出設置之建議，其後因受甘迺迪總統被刺而延至一九六四年始行成立者。關於琉球歸屬日本及施政權問題，本為日美間最大懸案之一，故此一機構之任務在求緩和雙方因此而生之對立，將援助與經濟開發琉球列為重點，在阻遏與預防紛爭上，它已發揮了疏導的宏力。

三 日美間之懸案

在佐藤首相訪美與詹森總統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曾分列十四個項目說明他們會談的經過：有的是對國際局勢的看法；有的便是對存在於日美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所作的協議。前者是屬於日本想以強國自居而爭取發言權的一種姿態，但這並非當前的絕對急務，因為日本雖已自稱為強國，却又深恐美國要求它負起作為強國應盡的真正任務，故亦時時以「不能派兵至海外」「反核子基地」等為逃避之口實；後者可概括地區分為領土主權與經濟利益兩大範圍，這才是日美雙方的現實利害爭執焦點，因之當佐藤首相一到美國即曾向美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列舉日本於一九六三年購入美產品十八億美元，六四年將為二十億美元之數字，強調日本對美之經濟價值，謂其為除加拿大外的美國之最大顧客，圖藉此喚起美國理解日本對改善日美間貿易、運輸、漁業等關係及收回琉球與小笠原羣島的願望而發生共鳴感。

在屬於經濟利用而發生爭執的日美懸案中，計有如何免除利息平衡稅問題、重訂日美棉製品協定、航空協定及日美加漁業協定等問題，這都是近二年來兩國不斷從事外交折衝的舊案，只要本諸平等互惠原則，並非太難以打開僵局的。不過，這却必須有待於美方的讓步，先把國內工商界的主觀狹隘意識安撫下來，才能扭轉日美間的對立局面。故在佐藤首相抵美後的公開言論中，就曾指出因此而起的兩國在貿易、運輸、漁業等方面的磨擦，不能掉以輕心；詹森總統對此點似已有充份的覺察，例如當其與佐藤首相會晤時，即以輕鬆之說笑方式，介紹韓福瑞副總統與佐藤，稱其為「打火機問題發源地之人」，坦白說明此中情形謂：「韓福瑞副總統出身地出產的大豆，每年要賣給日本一億美元，可是却埋怨輸入的日本貨打

火機太多，事實上那只有百萬美元的貨額。」詹森總統作此語的用意，就是在暗示美國應該有所讓步的先聲。次如關於重訂航空協定，允許日機運航至紐約一事，也是必須要美方先能基於對等立場始克順利解決的。

在懸案中比較一時難有解決良策的，那就是有關領土主權的琉球問題。美故總統甘迺迪於一九六二年三月雖曾正式發表聲明，承認「琉球為日本國土的一部份」，但也附帶聲明了「基於對自由世界的安全保障立場」，不能言明何時歸還日本。因為琉球在美國對亞洲以及全球的防衛體系中所佔之地位，實在是太重要了，按琉球羣島的土地有百分之六十三為軍用地，在這裏駐屯着美國陸、海、空的強大兵力，在作為一個軍事基地的任務上看，它無法削弱或放棄現行的軍政管理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小笠原羣島的情形，亦與此屬於同一性質，無論日本堅持任何自認為有力理由，如每以當地居民願重歸祖國日本之民意調查為收回固有領土的最大口實，這都不能搖撼美國在這方面的決心。在此次詹森總統與佐藤首相的共同聲明中會稱：「總統和首相承認美國在琉球和小笠原羣島軍事設施對遠東安全的重要。首相表示希望儘可能在預定的將來，將上述島嶼行政交還日本管轄；首相深切關心發展這些島嶼居民的自治，促進他們的福利。為了尊重日本政府及人民恢復對這些島嶼行動的願望，總統說有一天當自由世界在遠東安全允許時，即實現上述日本的願望。」由此可見只是其中用字極為委婉，對歸還時間却等於是渺茫無期。而在過去日本的歷屆首相中尚無公然承認琉球軍事基地的重要性者，佐藤首相這次先在大前提上承認了此點，這就使得這一項日美之間的懸案，從互讓中改變了它的內容，將重點移至如何擴大日美對琉球協議會的機能，於走向經援之外使主權問題另闢為縮小到自治權之開放的途徑。

四 新安保條約與日美關係

談日美關係，總不能撇開日美間的新安保條約，這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效而最能表示兩國關係之密切程度的條約，它的期限是十年，現在已過了一半。

在岸內閣簽訂此一條約時，曾發生過國內最激烈的由社、共兩黨所煽動的羣衆「反安保」騷動。可是經過這五年來的試驗，此一條約顯然是使日本取得經濟繁榮邁向福祉國家的最大保證。不過，對於這項條約的贊成與反對兩論，却始終成爲日本國內爭論的主題，左傾勢力也是恃此作爲挑撥日美關係及日本國民與政府關係的一個火種。這是必須指出來正視的。

世人均知日本是在戰後新憲法中唯一明文規定放棄戰爭而不保持軍備的國家。今天日本的安全保障，是靠了美國根據新安保條約派駐日本的陸海空兵力。在這樣一種情形下，自然在形式上使日本不免有了美國基地化的性格。照新安保條約第五條規定，美軍負有防衛日本的義務。其中所定美軍在日基地遇有受攻擊情事時，日本的自衛隊也必須採取共同防衛的軍事行動，因爲基地屬於日本領土，如有攻擊該基地情形發生，自然就應視之爲對日本的攻擊，這原是理之當然。但問題却也不如此簡單，日本輿論所提出的異議則是：所謂基地乃是享有治外法權的「日本國內的外國」，要日本整個國家命運爲日本行政權所不及的基地飛彈與起飛之飛機所左右，實在是太具危險性。日本的左傾勢力主要就是針對此點大加宣傳來推行反美運動。在一般人民並未體認到共產黨侵略威脅的直覺中，它却能發生混淆視聽的號召力。

此外還有一個最爲日左傾勢力利用日本人民於二次大戰中受到原子彈慘痛的心理而藉題發揮的反美宣傳重點，則是有關核武器運入日本的問題，如美國之原子潛艇駛日寄港事，即日本政府也都不當機立斷地早作決定，受制於由該項反美宣傳重點所激發的人民局部反抗現象。

倒是去年十月十六日共匪試爆獲逞之後，反而改變了日本政府和人民對新安保條約的無論是表面化了的或在潛意識中存在的一些反感，重新認識到這一個條約對日本整個國運的重要性。佐藤首相於訪美時曾向美人數度宣稱日美關係在以新安保條約堅固地結合着，自共匪試爆後，以日本國民更發現該條約的意義並特具信心，故能保持鎮靜云云，這確能代表日本大多數人民的心聲。至於對核武器運入日本問題，這在新安保條約中原是列爲「重要問題」而必須

經過雙方磋商來作決定的。共匪的試爆也顯然使日本一般人民對此一問題的觀感發生變化。例如美原子潛艇駛日寄港一事，本來可以在日本左傾勢力有計劃地製造糾紛陰謀中出現某種程度的羣衆騷動，結果是在日政府允美潛艇寄港時，也只有應景式的少數的羣衆示威遊行，却並未引起任何事端，這就是最可反應日本人民心理狀態的一個證明。

新安保條約的期限還剩有五年，其未來歸趨不外乎○照原訂者延長；○重加修訂；和○廢棄等三條途徑，而日美關係之如何演變，也就繫於這三條途徑。以現在的情勢看來，雙方採取第三條途徑的可能性，幾乎根本沒有，最可能的則是重加修訂的第二條途徑：那就是新安保條約稍作適合於日美更對等化的修改而維持現狀，日本的自衛隊也同時增強到適應美國所期待的標準，使雙方的軍事合作不太遜色於經濟合作。

在佐藤、詹森的共同聲明中，涉及新安保條約的有下列字句：「確保日本的安全，爲確保亞洲安全的不可缺條件。基於這個觀點，首相申述今後仍然堅持日本相互協力及安全體制，是日本的根本政策。總統重申美國決定在條約義務之下履行它的承諾，防衛日本，反對任何外來武裝的攻擊」。這其中最重要的關節是後兩句，它指明了日美結合的本質：在日本將處於爲核攻擊對象地位，其本身却尚未能由修憲着手，從事再軍備以至核武裝求生存之前，它便必須加強對美友好關係，來換取美國的有力防衛。同時，這後兩句的更大意義是和現行安保條約第五條所規定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一項相對照，就能發現在原條約解釋日本國內日美雙方遭受「外來武裝的攻擊」的原文上增加了「任何」兩字，這亦即說明了美國對日本未來所受的核攻擊威脅有防衛義務的決心。因此，也可以說，日美之間已爲了增強雙方合作關係，在事實上先行採取了等於重加修訂安保條約的途徑。

五 對俄匪政策與日美關係

日美兩國朝野在對俄匪政策立場上是存有歧見的，而且也經常影響到雙方合作關係的協調發展。該種歧見的發生，實包括了彼此

利害觀念的計較和感情意氣的驅使等錯綜複雜因素在內。近年來，美俄之間趨向妥協的空氣相當濃厚，再加以美國內對共匪主張建立接觸關係的勢力乘機抬頭，這對日本企圖以取得與匪妥協來求得與美對等化的抗衡意念，不免起了鼓勵與激發作用。

就對俄立場來講，美國朝野似多偏重於與俄「和平共存」的幻覺，日本朝野却並不敢對俄有起碼的信賴心，無寧說尚未消除敵意。關於此點，正可引證去（一九六四）年十月號美國外交季刊發表的肯南所撰「日本之安全保障與美國之政策」一文，來作一個例子。肯南是曾經歷任美駐俄大使及主持國務院政策設計等要職，並被視為蘇俄研究權威的史學家，他這篇文章內容雖係屬於私人意見的提案，却也確能代表美國朝野中一部份領導階層的意見。該文所涉及者為：美如對日本作較適度之讓步，其取得之代價將為：①蘇俄可能使阻礙日俄關係正常化的北海道灣蘇俄佔領之諸島嶼問題，予以圓滿解決；②蘇俄同意締結與美國共通之對日和約；③蘇俄贊同與美國在聯合國承諾下共同致力於日本之安全保障。肯南所提的此一主張，主要的着眼點是要通過促成日俄和約以期美俄打開在亞洲的對峙僵局，肯南為了強調他的主張是正確的，便不惜拿出他完全抹殺歷史事實的主觀偏見來作根據，聲稱蘇俄現並無對日本的軍事侵略意圖，「即在史達林時代，蘇俄的政策亦絕未基於對日大舉侵略之構想而訂定。」單是肯南的這一點謬見，就使整篇失掉了對日人說服的效果。因為日本每一個受過義務教育的人，都可舉出二次大戰末期在日俄中立條約有效期間，乘日之危而對日宣戰且立即佔領日本領土的，正是史達林獨裁者所發佈之命令的這一段史實來反駁肯南，向肯南質問：「如佔領他國領土尚不能被稱為『侵略』，則侵略將屬何種行動？」

其次再就對共匪的立場來講，日本朝野則多偏重於圖與共匪求「和平共存」的幻覺，近似於美國之對蘇俄的想法和看法。佐藤首相於本年年初的美國之行，在事前事後都經由日本報紙大肆宣傳，以對共匪問題為日美間會談的主題，且聲稱今後將不受美國牽制而獨自處理對共匪問題，並勸說美國亦改變現行的對匪敵視政策，其實，這類大言並非始自佐藤首相，這可以說是日本十餘年來歷屆政府

執政者一貫的一種自負，在骨子裏實由於尚存有軍國日本時代侵略大陸政策夢想的殘影作祟，他們最愛搬出所謂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條件總認為比較西方要能够瞭解中國，因而也自負比較西方更能够瞭解今日據有中國大陸的共匪政權。

佐藤首相與詹森總統的一篇共同聲明，反映出日美之間現在意見最相左的問題就是對共匪政策問題，雙方的距離可由下列語句測出它的寬度：

一、美總統在共同聲明中曾「強調美國的政策為堅決支持中華民國，並對中共的好戰政策及對鄰邦的擴張壓迫危及亞洲和平而表示嚴重的關切。」支持中華民國和指責共匪的好戰性格是美國主張的重點，在態度立場上講：是較為爽朗而肯定的。

二、日首相對於美國的主張，表示出了他的異見，而並列在共同聲明的是：「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在維持基於正常外交關係的中華民國的友誼，同時基於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繼續促進現行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以及民間方式之接觸。」這僅以「維持」二字表示日本對中華民國的關係，且公然宣明要與共匪打交道的兩面外交手法，在態度立場上講：則是含混而有動搖性的，且竟至避免觸及共匪的好戰與侵略性格，更屬別有用心。

日美在對共匪政策問題上的歧見，既已由佐藤、詹森的共同聲明，作了一次正式的揭露，表面上似乎後果堪慮，但在並列該項歧見的前提下，却預留下一個調整的後步，首先講明「同意就此問題彼此維持密切的會商」，這就是日本所要求達成的第一步目標：與美國對等化及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因之，日本在目前已經是為此有滿足感而沾沾自喜了。例如當日本的記者們向佐藤首相提出詢問：「日美會談後的共同聲明中，表明雙方同意對中國問題今後將密切會商，這會不會使日本的中國政策受到美國所設構局的限制？」佐藤首相即會答稱：「這種看法都是由自卑感而來。何以就不挺起胸膛，直截了當地認為這是平等的夥伴相互間坦誠的會商呢？」佐藤此語實在是直率地表露出了日本一向抱有以對匪問題為向美國爭對等化發言權之自負心。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 呂 律 ·

壹

蘇俄中央統計局於一月三十日發表一九六四年（也就是七年計劃第六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公報。據稱：社會產品（即物質生產各部門的產品）增長了七%；國民收入生產——七%以上；工業產品——七·一%；農業產量——一二%；各種運輸形式的貨運周轉量——九%；國民經濟中投入生產的固定資產——六%；零售商品流轉額——五·三%；對外貿易流轉額——五·五%；國民經濟中工人和職員的人數——四%；勞動生產率：工業提高四%，建設業——六%，集體農莊——一八%；工業生產成本降低——一·三%；國民經濟的利潤——一二%；按一個工作者計算的居民收入——四%。

關於工業方面的實績，公報說，去年的工業年度計劃，除了柴林諾格勒邊疆區、西哈薩克斯坦和北哈薩克斯坦三個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外，蘇俄全國各加盟共和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不論就生產總值，還是就大多數最重要的製品而言，都已超額完成。工業各部門的總產值，與上一年度相比，其增加情況如下：電能與熱能——一二%；燃料工業——七%；黑色與有色金屬冶煉業——八%；化學工業——一五%；機器製造與金屬加工業——九%；建築材料——八%；森林、木材加工和造紙工業——六%；輕工業——三%；食品工業——二%；文化——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九%。

去年蘇俄的農業狀況，據公報說，因為在大多數地區的氣候條件比前幾年好，所以農產品的總收穫量有了增加。除畜牧業因受一九六三年歉收的影響未完成肉類、乳類、蛋類和毛類的採購計劃外，穀

物、甜菜、馬鈴薯、棉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採購計劃，都已完成。公報說，去年運輸業的貨運周轉量，除石油管道外，都已完成年度計劃，計：鐵路完成一〇三%，河運——一〇四%，汽車——一〇五%。去年的貨運量計劃，鐵路完成一〇三%，河運——一〇五%，汽車——一〇四%，石油管道——一〇四%。海運方面，沿海航運的貨運周轉量完成計劃一〇四%，國外航運的貨運量完成計劃一〇七%。空運方面，客運周轉量增加二二%，客運量增加一五%，貨運量增加一三%。

關於去年的建設，公報說，有六〇〇個新建的巨型國營工業企業，還有大量新建的車間及改建的生產單位和擴建的企業，都已投入生產。依靠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投入生產的新建固定資產，其總值為三三七億盧布。去年所用的基本建設投資，為三、四八〇萬盧布，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八%。

關於提高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水準的計劃執行情形，公報指出：去年國民經濟中增加了二七〇萬人，總共已達到七、三二〇萬人；去年第四季有九〇〇萬教育和保健人員提高了工資；到去年底，儲蓄銀行的存戶已達五、五〇〇萬戶，儲額已達一五七億盧布；去年的零售商品流轉額共計九五二億盧布，即此項年度計劃執行了九九·四%，但與上年度比較，商品流轉額增加了四五億盧布，按比較價格計算，增加了五·三%。公報說，去年受教育的人數在六、八〇〇萬人以上，亦即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包括在各項學習之中；去年一年國民經濟中新增九〇萬名專家，其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三五萬多名（內有一三萬三千名工程師），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在五五萬名以上。公報說，去年全國城鄉各地依靠國家資金和國

家貸款動用的住宅，總面積約在七、五〇〇萬平方公尺左右，亦即有一九〇萬套新建的宿舍。因此，有一、〇〇〇多萬居民遷入新居和改善了居住的條件。最後，這個公報指出，去年為人民所作的服務，具有工業性質的增加了一九%，非工業性的——一七%。

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公報，為了更能取信於人，從來不祇講其「輝煌」的成就，也透露一些缺點。據這個公報指出，去年國民經濟中的缺點是：

一、工業方面，在生產增長的情況下，渦輪機、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工業所需要的自動化作業線和半自動作業線、紙張、裝配式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用的磚、冰箱等生產計劃，都未完成。肉類生產計劃未完成。同時，不但去年許多科學研究工作計劃和採用科學技術的計劃未完成，而且在改造產品品質和產品品目方面連利用科學成就和新技術資料也未十足做到。在整個工業年度的生產計劃超額完成的情況下，有許多企業仍舊沒有好好的利用其生產力，特別是在這幾年所投入生產的生產力，未完成產品生產、勞動生產率、積累和減低成本的計劃，沒有將產品的品質提高到應有的程度上。

二、最近二年，豬的頭數從一九六二年的七、〇〇〇萬隻降到去年的五、二八〇萬隻。綿羊和山羊的頭數也減少了。同時，農產品的成本仍舊不低，各國營農場的積累計劃也未完成。

三、運輸業方面，某些鐵路未完成利用機車和車輛的個別指標；許多企業聽任載貨的車廂超過規定停歇標準；不論海運、河運和汽車運輸，仍舊有大量無貨車船空停和空駛的情況。

四、許多建築機構未完成包工工作的總值計劃，未完成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建築安裝工作成本的任務和積累的計劃。在建設方面容許停歇而損失大量工作時間；現有的機器和機械也未十足的加以利用。

五、在商品流轉額增長的情況下，居民對於許多食品和工業品的需求，未能全部予以滿足，特別是對於畜產品、針織品、冰箱、洗衣機、個別形式的服裝、棉織品和鞋類。居民日常生活服務的企業，還非常不够，尤以鄉下地方為然。這些企業工作的質量，往往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不能滿足居民的要求。在許多共和國裏，撥予建築新的生活服務企業和改建舊企業的資金，均不能全部加以掌握。

貳

事實上，蘇俄去年在經濟發展方面，不但它的缺點不能由上面這些以概其全，而且它的成就也大有討論的餘地，其真相并不像中央統計局所報告者。

首先就工業而論，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公報說「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工業品，是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獲得的」，關於這一點，莫斯科廣播電台在當天的報導中進一步補充說：工業品增長額大約有三分之二是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獲得的，自動化和機械化，在這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為揭穿蘇俄中央統計局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這種催眠式的說法，是有意的砌詞虛構，必須將最近六年來工業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工業生產過程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情況加以說明。

去年工業中所創造的勞動生產率，雖然不是最低的一次，一九六一年的百分比同它一樣，可是若就前後不同的機械化與自動化程度而論，一九六一年的一四%應比去年的為高，而去年的一四%，當屬最近六年以來最低的一次了。

表(一) 蘇俄最近六年工業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情況(%)

年 份	增長情況	備 考
一九五九	七·四	自本年起實行縮短勞動時間
一九六〇	五·〇	
一九六一	四·〇	
一九六二	六·〇	
一九六三	五·〇	
一九六四	四·〇	

假如說莫斯科廣播的說法是對的，一九六四年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四%，是得力於工業中生產機械化和自動化的程度加深，則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為何在低於去年的機械化與自動化的水準上分別提高了五%、四%、六%和五%？由此可見此項詞語是得不到有力的根據的。

我們知道，經濟中任何一個部門祇要開始機械化和自動化，則生產中主要過程和輔助工作所佔用的人力就要比例的減少，但是蘇俄最近六年經濟中有關的統計資料并未顯示人力是隨着機械化與自動化的進展作比例的減低。

表(二) 蘇俄最近六年國民經濟中人力增長情況(單位：一萬人)

年份	經濟中勞動人數總計	新增的人數	備考
一九五九	五、六三〇	七一〇	自本年開始縮短勞動時間故人力大增。本年增加的人力雖比上年為少，但原因是怕過份影響農業，而非因技術進步。 同 上
一九六〇	六、二〇〇	五五〇	
一九六一	六、六〇〇	三九五	
一九六二	六、八四〇	二六〇	
一九六三	七、〇五〇	二二〇	
一九六四	七、三二〇	二七〇	工業中人力又由減而增，更證明工業生產機械化與自動化的增長率不得不得重增加人力的方法。

不深切明瞭蘇俄經濟中技術進步情況的人士，往往會誤會蘇俄在征服太空方面的科學技術成就，就是經濟各部門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水準，并且蘇俄的政治科學家也確實在作着這樣的宣傳。其實，蘇俄在太空科學技術方面的表現和它在經濟各部門建立的技术水準，完全是兩回事。因為原子能祇能在建立了相當的技術條件之下才能加以有效的使用，首先是在廣泛的自動化的條件之下，故蘇俄的

原子能可以用在地球衛星和東方號等方面，却不能用於它現有的工業上。

在技術上將機械化與自動化嚴格的加以區分，固然是不正確的，但是在它們之間有步驟前後與程度深淺的不同——機械化是自動化的起步，自動化是機械化的發展——這是不容懷疑的。我們相信蘇俄工業中已廣泛的以機器代替人力，我們也相信蘇俄工業生產自動化的過程業已開始甚久，但是我們從若干資料方面得知，蘇俄的機械化還是徒有其表，現有的機器和機械很少是新的和現代化的，它所實行的自動化，嚴格的說還很幼稚，最多不過是主要生產過程已差不多自動化，次要的生產過程和輔助工作還談不到，而距離全盤自動化和充分自動化更遠。

蘇俄的科學家們把生產自動化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是半自動化，即半自動機床和半自動作業線，亦即所謂周期性的自動化；第二、是初步自動化，一些個別的機床附有主要的控制，一些個別的自動作業線附有檢查的電子儀器；第三、是全盤自動化，整個工廠自動化，附有總的電子操縱系統，藉以檢查一切生產過程的進行情形；第四、是充分自動化，這是一個保證一切生產工段——從設計到成品的出產——毫無例外的自動化工作的系統。

蘇俄的理論家們相信，整個社會生產全盤自動化，祇有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轉變為共產主義生產關係時才能實現。

我們知道，俄共中央曾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間特別為討論蘇俄工業自動化和現代化問題召開一次全會。在這次全會上，蘇俄國民經濟中的自動化被標榜為未來十年達到高度技術進步的萬應靈丹。但是在今天看來，蘇俄工業中從那時起實行自動化的成績并不佳，許多領導人并未因採用自動化即達到計劃規定的經濟效果。——產品的生產并未增加，產品的成本亦未降低。

據去年八月八日的蘇俄「經濟報」報導，伊凡諾沃市的巴拉紹夫紡織廠，把八〇〇部機械式的機床換成四四八部自動化機床以後，每一部所出產的東西，同過去機械式的一樣多，所以，機床的總數減掉三五二個單位，於是產品(假緞子)的產量一年就減少了七、六一四、二八八公尺，國家的虧蝕一年就增長到五〇〇萬盧布。

又據去年八月七日俄「消息報」報導說，大量出產的金屬加工連橫自動作業線不甚適用，任何一個故障都可以使整個自動作業線停下來；另外有一組設計師確信，莫斯科機床製造廠按照CKB 6製造的連橫機床，許多年以來一直在修改，所以直到現在未出廠應市。

此外，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計劃經濟月刊」確信，蘇俄一部份經濟領導人對於採用新技術表現着一種危險的傾向，所以當蘇俄領導階層要改建工廠和製造廠的時候，往往要碰到廠方的領導人對於採用新技術實行怠工的情況，因為一個企業減少生產，就不能完成規定的計劃，而由此所發生的不快，不僅是失掉數目相當大的獎金，而且還要受到嚴厲的懲處。

去年八月八日俄「消息報」登載烏克蘭共和國科學院長布·巴頓的一篇文章，他說就連蘇俄經濟管理的上層，在這一方面的態度也不佳。他強調指出：各國民經濟委員會、各國家委員會和各部，往往在採用新技術的問題上表現狹隘的主管傾向，或者祇顧今天而不顧明天。

蘇俄的工業經營制度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缺點，就是各企業在掌握了新技術以後，立即就接到提高生產量的計劃，這一來又使它們處於不利的情況之下。去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俄「經濟報」說，俄羅斯共和國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掌握新技術的計劃中列了一個新項目——提高品質和延長現有生產產品的服務期限。這一點會引起某些經濟地區所生產的許多機器、儀器和設備，都是陳舊的結構、低劣的品質，原因是要趕着要完成生產計劃。

在去年出版的「共產黨人」第十一期，曾發表S·海涅曼一篇文章，他指出必須設法實行工業生產集約化和更好的利用現有設備。也就是間接的指出，目前應當注意的，不是採用新技術，而是要更集約化的利用舊的和已經更新的技术。海涅曼在他的文章中并且證實一點，現在在蘇俄的工業中，還佔着一個巨大數目的，是用手勞動和用手作輔助工作的工人。

試想，在蘇俄的工業中差不多有一半工人用手勞動和用體力的勞動作輔助工作，還能稱得起全盤自動化和充分自動化嗎？既非全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盤的和充分的自動化，若謂四％的工業勞動生產率是靠機械化和自動得來的，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總之，去年的工業，不論從增長率方面，還是從勞動生產率方面看，都證明是自七年計劃實行以來最低的一年，這是事實，此項事實絕不是蘇俄中央統計局在公報中，運用共產世界慣用騙人的詞彙可以改變的。

參

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公報，關於去年農業方面的總結，不但創下比前年更奇異的紀錄，也是蘇維埃政權四十七年以來從所未見的既不列各項農產品生產數字，也不列農產品採購數字的一份年度計劃執行總結公報。

表(三) 蘇俄最近六年主要農產品總收穫量(單位：百萬噸)

產 品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穀物	二五·九	二四·四	一三七·三	一四七·五		
籽棉	四·六四	四·二元	四·五二	四·二元		
甜菜	四三·九	五七·七	五〇·六	四七·二		
油料作物種籽	三·四一	四·三一	五·二五	五·四九		
亞麻(千噸)	三·六四	四·五	四·〇三	四·四		
馬鈴薯	八六·六	八四·四	八四·〇	六六·八		
蔬菜	一四·八	一六·六	二二·六	一五·四		

蘇俄自七年計劃實施以來，由於農業一直不景氣的關係，外間多對黑魯曉夫政權每年公佈的農產品生產數字不敢信以為真，認為是業已經過選擇和偏頗很大的一些數字。在黑魯曉夫下台以後，從新政權不指名的譴責上推測，今後或許在蘇俄黨政要人的報告和言論中看到與黑魯曉夫時代不同的而比較真實的東西，却未想到這個政權撒謊的本領更優於前一個政權。

誠如蘇俄中央統計局在公報中所說的，去年蘇俄大多數農業地

區的氣候條件不能算壞，不但比一九六三年好，或許還勝於七年計劃的其他各年。因此，一般對於黑魯曉夫未下台以前關於農業生產的樂觀展望及布里茲涅夫在「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紀念會上和柯錫金在最高蘇維埃六屆五次大會上報告的農業優良成果，并無多大懷疑，尤其是一般相信，蘇俄今年不會再向自由世界購買糧食。

結果，令人驚異的是，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公報，除了不得不用數字和統計詳細的表示去年畜牧業和畜產品的生產徹底失敗外，關於其他各個別農業生產部門的總產量，一概未提，祇說「一九六四年農產品生產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二%」，還說「穀物、甜菜、馬鈴薯、棉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採購計劃業已完成」，至於每一項採購的數字，也密而不宣。

表(四) 蘇俄最近六年主要農產品及畜產品採購量(單位：百萬噸)

採購品	一九五五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穀物	四六·六	四六·七	五二·一	五六·六	四四·八
籽棉	四·四	四·二	四·五	四·九	五·二	
甜菜	四二·四	五二·二	四七·七	四三·九	四一·四	
油料作物種籽 (千噸)	二〇七·一	二四六·一	三三五	三五三	?	
馬鈴薯	六·八	七·一	七·〇	五·七	八·〇	
蔬菜	四·五	五·一	五·五	五·九	六·三	
畜類和禽類 (即肉類)	七·五	七·九	七·三	八·六	九·三	
淨重	四·六	四·八	四·四	五·二	五·六	
乳類	二五·〇	二六·三	二八·三	二九·二	二八·五	
毛類(千噸)	二五·四	三五·八	三六·九	三七·四	三七·九	
蛋類(百萬斤)	五六·二	六四·五	七三·六	八五·四	八七·〇	

蘇俄中央統計局為什麼在公報中不列穀物和其他農作物生產的數字，并且為什麼特意在去年十月就差不多將穀物採購完成計劃的情況公佈出來，這是令人頗感費解的一些情況。從去年穀物採購的數字(據說是六五、〇〇〇萬噸)上看，它比年成好的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五、六六〇萬噸多，應該算為一個好年成，但是蘇俄中央統計局的諱莫如深，又證明去年不但不是一個好年成，也許另有說不出的苦衷。——穀物的採購量一向佔總收穫量的三五—四〇%之間，此項對比關係也許在去年已被打破，超過總收穫量的一半以上，亦未可知。因為蘇俄的農產品採購量，一向取決於政府的決策，而不是取決於實際的生產量。

我們根據蘇俄最近在加拿大購買小麥這一點上判斷，去年的穀物採購儘管能滿足國家對於糧食消費和儲備的需要，餘下來的穀物却不能保證全國人民的食用。據加拿大商務部長在渥太華宣稱，蘇俄又與加拿大簽訂一項購買一二萬噸小麥的契約。據統計，蘇俄在最近一次收成之後，已購買了六九萬噸小麥，這個數目與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初在國外差不多購買一、〇〇〇萬噸小麥相比，當然不能算多，可是，他如果不迫切需要的話，又何必急於購買？在一年中的第一季尚未度完就買了幾十萬噸，焉知今後不購買更多的小麥呢？

穀物生產，是蘇俄農業經濟傳統上的主要部門，去年的農業既然在穀物上落了後，則與此項不幸結果有關的因素，如農業技術補給并未加強，以及與穀物生產落後直接間接相連的其他部門，如畜牧業的失敗，這是當然的結果，可想而知，已毋庸贅贅。

肆

以生產的角度去看蘇俄一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其得失的情況要從工農業的具體事實上去看，假如說工農業生產已經失敗到上述那種地步，即使是建設事業和運輸交通的成績是輝煌的，也無補於國計民生，更何況工農業的失敗，往往是與建設和運輸的配合不好有關的。

蘇俄中央統計局似乎要使人們對於它在工、農、運輸、建設各

部門所作的總結減少懷疑，於是特別渲染蘇俄去年在提高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水準方面的成就，強調對人民日常生活服務的長足發展。

其實，我們從國家勞動和工資問題委員會副主席烏·蘇哈列夫斯基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消息報」上所發表的一篇題為「服務的範疇和共產主義的建設」的文章看來，蘇俄去年在民生服務方面的工作，也是虛有其表或言過其實。

蘇哈列夫斯基將服務範疇以內所包括的各部門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為個人需要服務的以物質福利為優先的各部；第二組包括為個人需要而服務的以精神的和其他非物質福利為優先的各部門（譬如保健、文化和藝術等）。

這篇文章在檢討服務的真實情況時指出，一九六二年直接為人民服務的各部門，它們為人民作了三五〇億盧布的服務，可是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差不多有二、〇〇〇萬左右，或者說他們差不多佔了蘇俄全國工人和職員的四分之一。同時，以物質福利為優先的那些服務部門祇為人民作了五六%的服務，而第二組各部門祇作了四四%。

這篇文章提出一項令人震驚的事實說：「現時所作的人民日常生活服務，其水準落後於已經達到的物質生產發展的水準，并且不僅不符合最近期間的新任務，而且不符合今天的一些要求。」蘇某在這篇文章裏所揭露的各服務部門的問題和缺點如下：

一、到目前為止，蘇俄許多地區，尤其是鄉村地方，差不多沒有或者完全沒有日常生活服務的企業。

二、實際上，許多加盟共和國建設社會——文化機關和日常生活服務企業的計劃，其執行的情況都不能令人滿意。以一九六三年為例，日常生活服務企業的基本建設，俄羅斯共和國完成七〇%，烏克蘭共和國——七二%，哈薩克共和國——五八%；一九六四年（當然是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而言）學校、醫院和兒童機關的建設，大大落後於計劃的規定，尤以哈薩克、喬治亞、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共和國為甚。

據我們想來，蘇俄一九六四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到年底，距

蘇俄一九六四年發展經濟的真相

蘇某發表這篇文章的時間最多不過是四個月，若謂蘇俄的生活服務設施在這短短四個月中就能突飛猛進的發展起來，克服一切缺點，真正為人民作了那麼多像公報第六部份所指的成績，實難令人置信。

去年秋天黑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六屆四次大會上提出調整服務行業各部門工作人員工資案，經過過後，新政權予以提前實施，這種過份關懷的表示，實令我們懷疑這是因為蘇俄在財政上確有此項餘力，而不是因為再不實行進一步的物質鼓勵，這一行業執行計劃的實績將不堪入目了。

國民經濟發展的情況，依常理而言，最後是表現在人民福利之上。去年蘇俄人民的福利如何，我們從蘇哈列夫斯基的文章中已可知其大概，在人民既無福利可言的情況下，這不是反映着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執行的失敗，又是什麼呢？

(完)

上海印刷廠

承印

- 五彩封面
- 雕刻銅版
- 平印凹印
- 書報雜誌
- 各色套版
- 商標表冊
- 英法德文

優點

- 新型機器
- 設備完善
- 交貨迅速
- 價格克己
- 如蒙賜顧
- 竭誠歡迎

總廠 地址：北台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二六四七·三九四〇
分廠 地址：北台市武昌街一段八八號 電話：二九〇一·九四八四

阿拉伯聯盟之今昔

斯重希

阿盟內部，矛盾重重，奢言團結一致，談何容易？

引言

近日因西德表示有意承認以色列，乃引起阿拉伯聯盟十三國的一致決議，準備與其絕交，多數阿拉伯國家已先後撤回其使節，以示決心，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與也門等民衆，且遊行示威，襲擊西德大使館，使原已不安的中東局面，因此更爲緊張。

西德之承認以色列，原由埃及總統邀請東德總統訪問開羅與埃及欲在東柏林設立領事館所引致。

西德因此宣布停止對埃及之經技援助，因其未言明專對埃及一國，同時竟宣布擬與以色列建交，致促成阿盟十三國之一致行動，予納塞以號召並操縱其他阿拉伯國家之口實。

稍注意中東情勢之人士，早知納塞有意操縱阿盟各國，他於本年（一九六五）二月二十一日「阿聯」七週紀念日演說云：一九六五年是阿拉伯民族鬥爭史上最危險的一年，一方面是以色列收受西德與美國的軍援而又購取英法的武器；另一方面「阿拉伯灣」（本名波斯灣）一帶與被佔領的南也門（指現受美國保護的南阿拉伯半島的聯邦地區而言）的陰謀，迄未解除，我們需要警覺，並不斷準備及增加我們的實力。

納塞又說：阿拉伯民族之團結一致，爲一九六四年兩次開羅高層會議的結果。當余看到以往阿盟一切決議，均屬具文，而以色列及其幕後主持人帝國主義者，企圖運用其分化阿拉伯民族的戰略原則之時，吾人亟須團結，應先集中意志，然後始可共趨一的。因此他決計放棄內爭，邀集阿拉伯十三國元首，共聚一堂，使西方的阿

拉伯國家（指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利比亞）與中東阿拉伯各國的部隊結合一起，受同一個軍事統帥的指揮，這還是歷史上的第一遭，我們已開始有效地改道約旦河水流，並準備抵抗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攻擊。

三月十三日納塞對十三國外交代表說，阿拉伯人對西德爭執如不能一致行動，就將趨於滅亡。又說此項鬥爭，「並非關我納塞一人，實爲一切阿拉伯人民之戰爭」等語。

從納塞這些演詞中，我們要追究，阿盟所有決議，爲什麼在一九六四年前等於具文？一九六四年中的兩次阿盟元首會議，內容爲何？阿盟各國目前是否真正團結？

要了解這些問題，必須先知道阿盟產生的背景，與產生後二十年來的各種重大發展。

壹 阿拉伯聯盟之產生

阿拉伯聯盟自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成立以來，迄今已二十年。最初祇有埃及、伊拉克、沙地阿拉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與也門等七個阿拉伯國家發起參加，其後又有利比亞、蘇丹、摩洛哥、突尼西亞、庫威特與阿爾及利亞等六個阿拉伯國家的加入，共爲十三國。

阿盟的形成，由於二十世紀初阿拉伯民族意識的復活與醒覺。阿拉伯民族自土耳其鄂圖曼（Ottoman Empire）帝國四百年的長時期統治之後，逐漸渴望以往的團結與強大，因所有阿拉伯人，都爲同一宗教（回教），同一語文與同一民族。及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鄂圖曼帝國瓦解，各地阿拉伯民族，原擬共同合而為一獨立國家，但一九一九年英法兩國背棄諾言，將亞洲部分的阿拉伯民族劃分彼此之勢力範圍，分爲法屬的敘利亞與黎巴嫩及英屬的伊拉克、外約旦與巴勒斯坦等五個托管區，僅沙地阿拉伯及也門成爲獨立國。

至一九四三年，除巴勒斯坦一處而外，幾均先後宣告獨立。

一九四四年秋，上述七發起國，先在亞歷山大城舉行阿拉伯會議，另有巴勒斯坦代表一人列席，簽定「亞歷山大議定書」，決定成立一阿拉伯聯盟，蓋當時情勢，均不允許成立一單一國或聯邦國。

一九四五年三月廿二日，遂由七國簽定聯盟盟約。

一九五三年三月利比亞加入；一九五六年一月蘇丹加入；一九五八年十月突尼西亞與摩洛哥先後加入；一九六一年七月庫威特加入；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阿爾及利亞加入。

貳 阿拉伯聯盟的組織

阿拉伯國家聯盟，乃各阿拉伯主權國家間一項自願的組合，其目的在加強彼此間之聯繫並協調彼此間之政策與活動，俾爲全體阿拉伯國家之共同福利而一致努力。

依據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阿拉伯七國埃及、伊拉克、沙地阿拉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與也門簽訂的阿盟公約共二十條，其中前四條款與第十至十四條均關組織，分爲理事會，常設委員會，祕書處與其他機構四大部門。

(甲)理事會 爲阿拉伯聯盟之最高權力機關，每年於三月與九月間開會，參加者爲上述各阿拉伯參加國家之代表，每一國家，各祇有一票之表決權。

(乙)常設委員會 計分五個：

① 政治委員會

② 文化委員會

③ 社會委員會

④ 法律事務委員會

阿拉伯聯盟之今昔

(丙)祕書處 設祕書長二人，副祕書長二人，軍事助理祕書一人及聯合國事務聯絡祕書一人。祕書處內，復分別設置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事務，石油、巴勒斯坦、衛生、新聞、行政與財政等處。

(丁)其他附設機構 有：

① 經濟理事會 一九五〇年成立，由阿拉伯各國經濟部長或其代表組成之。

② 聯合國防理事會 一九五〇年成立，由各國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或其代表組成之。

③ 常設軍事委員會 一九五〇年由各國參謀本部代表組成之；主要任務，爲草擬聯合防衛計劃，提出於聯合國防理事會。

④ 阿拉伯郵政聯盟 一九五四年成立，總部設於開羅。

⑤ 阿拉伯電信聯盟 一九五三年成立於開羅，協調並發展盟國間之電信，交換技術，獎勵研究。

⑥ 經濟發展財務研究會 一九五九年成立阿拉伯開發銀行，資本二千萬金鎊，據一九六三年中東年鑑，已加入者有埃及、也門、沙地阿拉伯、約旦、黎巴嫩、利比亞、伊拉克與庫威特。

⑦ 阿拉伯聯盟安全部隊 一九六一年七月成立，係應庫威特之請求而設置，參加者有沙地阿拉伯、蘇丹、約旦與埃及等國之部隊；直至一九六三年二月因伊拉克發生政變，主張庫威特應爲伊拉克之一部領土之卡森政權被推翻，伊拉克復與庫威特修好談和，此項安全部隊，乃告解散，各回本國。

⑧ 阿拉伯共同市場 一九六二年六月，約旦、庫威特、摩洛哥、敘利亞與埃及同意設立一個阿拉伯共同市場，規定經三國批准後一個月內生效，採用統一關稅制度與各國進出口條例，統一幣制及同一之經濟、商業、工業與農業政策。

(戊)特設機構

① 對抗以色列特設局 總部設於大馬士革。

② 毒品禁止局 設於開羅。

- ③ 阿拉伯高級研究院 設於開羅。
 - ④ 阿拉伯書法研究院 設於開羅。
 - ⑤ 阿拉伯出版登記中心 設於開羅。
 - ⑥ 文化博物館 設於開羅。
 - ⑦ 新聞處 分設於各大都市，如紐約（並設分處於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達拉斯與渥太華）、日內瓦、波昂、里約熱內盧、倫敦、新德里與布宜諾斯艾利斯。
- (己) 阿拉伯聯盟的經費 由各會員國分攤負擔。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的支出爲一、〇六四、九一八鎊。其統計如下：

國別	百分比
埃及	34.30
摩洛哥	13.69
科威特	13.05
伊拉克	10.49
沙地阿拉伯	9.98
突尼西亞	4.89
蘇丹	4.12
黎巴嫩	3.86
約旦	1.94
也門	1.94
利比亞	1.29
阿爾及利亞	
敘利亞	
	100.00

以上爲阿拉伯十一國各別分担的經費的百分比，係根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之統計，內中僅阿爾及利亞與敘利亞兩國應繳攤數額未定。

叁 阿拉伯聯盟公約的特點

阿盟公約，除上述第一至五條及第十至十四條關於一般組織情形，已如前述外，主要並值得注意的，爲下列數條：

第五條 盟國間爭執不許用武力解決。

第六條 如一盟國受另一國家侵略時，該盟國可要求召開理事會緊急會議。

理事會應採用妥策，制止侵略，並應發表一致同意之決議。

如侵略者爲一盟國，其投票不能計入一致票決之內。

被侵略之盟國不克通知理事會時，其派在理事會之代表

可請求集會；如其代表不克請求集會時，任一盟國得要求召開（理事會）。

第七條 凡理事會一致同意之決議，對全體盟約會員均有拘束力。至多數同意之決議，其效力僅能拘束投票贊成之盟國。

第八條 各盟國應尊重其他盟國之現有政府，並保證不採取任何行動予以變更。

第九條 盟國間爲加強合作，彼此間得締結任何之協定。凡盟國與任何國家先前所訂之條約與協定，對其他盟國不受拘束。

第十條 開羅爲阿盟之永久地點，阿盟理事會得在任何指定地點集會。

第十五條 聯盟理事會第一次召集時，應由埃及政府首長主持；以後則由祕書長主持之。

第十八條 退盟須經通知一年以後，始生效效。

第十九條 聯盟認爲不遵守義務者已停止爲會員國，但需聯盟一致之決議；除非被開除之盟國另有表示。

肆 阿拉伯聯盟成立後之大事

一九四六年 簽訂文化條約。

一九四八年 對以色列作戰，因未能協同一致，致爲以色列各個擊敗，結果由聯合國出面調停，在以埃、以黎，以敘及以約邊境成立停戰委員會，始告和平。

一九五三年 簽訂聯合防衛與經濟合作條約。

一九五三年 成立阿拉伯電信與廣播傳達聯盟。

一九五四年 簡便商務協定。

阿拉伯問題高級研究委員會之建立。

成立阿拉伯郵政聯盟。

一九五九年（一月） 創立阿拉伯開發銀行。

阿拉伯各國石油會議，共舉行兩次，一在四月，一在十月。建議自波斯灣至地中海鋪設油管。

一九六〇年(十月) 在黎巴嫩京城舉行第三次石油會議。
一九六一年 訂立國際阿拉伯航空與儲油公司協定。

更名阿拉伯開發銀行爲阿拉伯財務研究會，伊拉克與庫威特先後加入。

阿聯分裂，敘利亞宣布獨立。

庫威特獨立，加入阿盟。

阿盟派安全部隊入庫威特。

敘利亞共和國再度入盟爲獨立會員國。

阿盟石油會議於亞歷山大城。

舉行阿盟參謀總長會議於開羅。

一九六二年(六月) 簽訂經濟組合協定，簽字者有約旦、庫威特、摩洛哥、敘利亞與埃及。

(八月)阿拉伯聯盟理事會集會於黎巴嫩之赤土拉(Shoura)，聽取敘利亞對埃及之控訴；埃及感於勢單力弱，宣布有意退出阿盟。

(九月)阿盟理事會再度集會於開羅，擬另選秘書長，(不欲續選埃及籍人士)；但埃及抗不同意，竟以不參加會議相要挾。

一九六三年(一一—三月)阿盟鑒於卡森倒台，伊拉克已放棄兼併庫威特政策，決定撤退駐庫庫軍隊，僅留象徵性部隊。

(三月)阿聯宜稱重復與盟。

一九六四年(元月) 阿盟舉行第一次高層會談，以改道約旦河水與一致對付以色列爲號召，阿盟十三國，除利比亞外，各國元首均親出席。

成立聯合統帥部。

(九月)阿盟舉行第二次高層會議。

決定設立巴勒斯坦解放委員會及武裝部隊。

召集阿拉伯元首代表(所謂次高層)會議，商定改道約旦河水流問題。

(三月)阿拉伯十三國在開羅舉行阿盟理事會各國代表

會議，對付西德，決議四項。

伍 阿盟成立後各種重大發展

(一)阿盟一向爲埃及所操縱 閱讀阿盟公約條文，可知從阿盟

盟址設於開羅，秘書長須爲埃及國民及埃及之地理位置，與埃及之

歷史文化等等，埃及在在執阿盟之牛耳。

(二)阿盟公約第八條規定：「各盟國應尊重其他盟國之現有政

府，並保證不採取任何行動，予以改變」。意即尊重現有政權。但

事實上：

一九四八年，阿拉伯國家，未能遵守阿盟公約規定，協同一致

，實施攻守同盟之互助，爭取對以色列戰爭之勝利。

一九五六年，埃及總統納塞，誘惑並煽動約旦親納塞分子，擬

顛覆約旦王國，因約王胡笙應施得宜，此項陰謀宣告失敗。

一九五八年春，埃及與敘利亞結合而成爲阿拉伯聯邦共和國，

實際上爲敘國親納塞分子爲奪取政權，不惜與納塞勾結，此顯與阿

盟公約相違，無異爲盟中有盟。

一九五九年七月，埃及及納塞總統聯絡卡森與現任伊拉克總統阿

里夫，推翻當時之王國政府，並殺死國王費賽。

一九六〇年八月，埃及密派親納塞之約旦分子，炸毀約首相府

，首相馬加里當時壓斃，約王因事遲到該地，幸免於難，結果約旦

遂與埃及絕交。

一九六一年 伊拉克未依盟約，不用和平方法，要求歸併庫威

特，而竟以動武相威嚇；結果，阿盟決定派安全部隊予以防衛。

同年秋，也門發生政變，埃及竟派兵入也，支持也門共和國，

至今仍有駐軍四萬餘人，且使用飛機大砲；王軍雖退處城郊，仍在

抗戰，據埃報透露，三四年來，埃軍在也喪亡人數已逾一千五百人

，未提傷者人數，耗費已逾三百萬鎊，據王軍方面稱，埃軍死傷，

當在十倍以上。

一九六二年 埃及派軍官數人，飛阿協助阿爾及利亞對摩洛哥

邊境衝突作戰，但中途爲摩所扣留。

至一九六二年八月，因納塞到處施用陰謀，向阿拉伯各國挑釁

阿拉伯聯盟之今昔

(29) 四二九

，致引起阿拉伯聯盟中如約旦、伊拉克、敘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利比亞、沙地阿拉伯諸國元首之反感與仇恨，乃有赤土經阿盟理事會協以對埃之決議，迫得埃及表示有意退出阿盟。

一九六二年九月，阿盟理事會再度集會於開羅，多數阿拉伯國家，準備另選阿盟祕書長，不願再要埃及籍之現任祕書長哈蘇納連任；但埃及抗不同意，且以不與會相要挾。

一九六三年一月，因伊拉克政府同意庫威特為一獨立國，雙方言和，阿盟理事會決定撤退駐庫軍事部隊。

陸 一九六四年之兩次阿盟高層會議

第一次阿盟高層會議（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

納塞鑒於以往對阿拉伯各國所施陰謀權術之屢次不得如願以償，而其最感痛心者為用盡心機所創立之阿聯之另一分子，敘利亞竟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宣告脫離阿聯而獨立，使納塞圖謀操縱整個中東阿拉伯國家之計劃，無法實現，乃於一九六四年初改變策略，以反以色列相號召，於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開羅舉行阿盟元首會議。主要決議為：

○共同對付以色列。

○中止彼此間之攻訐，澄清污濁空氣，抵制一切侵略。

○元首會議，每年至少一次，第二次會議定於八月在亞歷山大城舉行。

○希望亞非國家本萬隆會議原則精神，協助阿盟各國，反對帝國主義，如南也門（即英國支持下尚未完全獨立之南阿拉伯半島邦聯）、沃門（Oman）、昂哥拉、南非等處。

○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世界問題，支助「和平共存原則」及不結盟政策。（事實上，阿盟本身，是否為「不結盟」，頗成問題）

○贊助局部核子禁爆條約，並促各國簽字。（此點似支持美蘇多數國家，不滿中共立場）

○贊助並促成全部裁軍，以維持世界和平。

○參加世界經濟開發，並實施一九六三年春在開羅舉行之阿拉伯經

濟會議決議。

○歡迎非洲團結憲章之簽定，願望和平，自由與平等。

○加強亞非國家之團結。

第二次阿盟高層會議 依據一月間高層會議決議，原定於八月中舉行，嗣因事延至九月五日至十一日在開羅召開。

會終發表公報，其要點為：

○一致以自猶太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巴勒斯坦為阿拉伯各國共同目標，並重申有利用阿拉伯各國資源與人力之必要；

○為開發約旦河水流（實則為改道該河之水源），特別應注意軍事與技術方面之措施；

○贊助有一解放巴勒斯坦組織之產生，並規定組成解放巴勒斯坦部隊與阿盟各會員國間之義務。

○經聽取阿盟各國外長與其他友邦洽商後之各項報告，對贊助與同情解放巴勒斯坦之國家，深表欣感；並決議此項訪問洽商，應繼續進行。

○對抗英國殖民主義 如解放南阿拉伯半島與沃曼（Oman）等處。

○支援本年七月第二次在開羅舉行之非洲高層會議所作之各項決議，注意新殖民主義者利用以色列以實現其野心。支援葡屬昂哥拉，莫三鼻克，南羅德西亞，葡屬幾內亞、南非當地人民之奮鬥，譴責外國干涉剛果（指雷堡市）之企圖。

○要求結束賽浦勒斯與亞丁（Aden）等外國基地。

○加強阿拉伯國家間之共同行動，如經濟合作，保證各項協定之執行，便利彼此各國人民之出入境等。

○設立一原子能和平用途研究所與阿拉伯公正法庭。並定每年九月舉行高層會議。設置常務委員會，每月舉行會議，由地位相當之會員參加之。每四個月舉行各國首長（指首相或總理與外長等）或其代表會議一次，上述執行委員會處理急要事件，推行決議與計劃案，必要時，具有對高層會議之建議權。

○國王與總統等強調對任何一個阿拉伯國之侵略，即認為係對全體阿拉伯國家之侵略。

①重視國際貿易與開發會議，並願其加強，以增人類之福祉。
②全體元首呼籲阿拉伯人民各盡其職責，並望真主指示正確奮鬥之步驟，以申張人類之權利，正義與和平。
③徇摩洛哥國王之請，下屆高層會議，定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摩京舉行。

柒 今年一月之阿盟次高層會議

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阿盟復召集次高層會議，參加者有各國首相、總理、外長與大使等，商議如何改道約旦河水流，使以色列引水流入南部之計劃，遭受阻難，其用意自在避免戰爭與使用武力。

會議之前，埃及報章，曾責斥黎巴嫩對於導河態度，有欠合作之論，因黎國會曾宣稱，如未經黎政府同意請求，黎國境內，不許他國軍隊進入，而在無共同保障之前，黎國不能單獨採取導河行動，俾引起以色列之報復，致遭受不利；且阿盟對導河計劃，亦無具體辦法，結果對以色列導水一舉，遂無共同一致之對付辦法與行動。

一月初旬會議中，據悉曾決定下列諸項：

①黎巴嫩應負責將哈斯巴尼河（Hashbani River）水流之一部分，開一運河，導向立達尼河（Litani River）而入地中海。

②黎巴嫩與敘利亞應共建一壩，吸引瓦柴尼河（Wazzani River）之流水，一部分灌溉黎敘兩國田地，另一部分則導向敘境之巴尼亞斯河（Banias River）。

③敘利亞負責將瓦柴尼河與巴尼亞斯河之水流，向南開導至四十五公里之雅爾慕克河（Yarmuk River），該河介於敘利亞與約旦邊境之間。

④約旦方面，在慕克海巴（Mukhaiba）建一大壩，儲蓄來自巴尼亞斯河及雅爾慕克河之積水，導向約旦境內，與約克河水平行而入於位於約旦河東岸之東廊運河（East Chor Canal）。

上項計劃，一旦完成，將不妨礙騰河（River Dan）之水源，但已可減少現有以色列所得水量之半數。

阿拉伯聯盟之今昔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阿盟經濟理事會商討對付西德因東德總統被埃及邀請訪問開羅，擬停止對埃經援各項措施，並要求西德停止向以續運軍火與對以賠款。阿拉伯產油國家中，如庫威特與伊拉克等，有擬以停止運油赴西德對美施用壓力者。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阿拉伯十三國在開羅舉行阿盟外長會議，對付西德，決議四項：

①立即召回阿拉伯各國駐波昂之大使；

②如西德與以色列建交計劃實現，應一致對德斷絕外交關係。

③如西德對阿盟會員國之一，繼續其侵略政策，將實現經濟制裁。

④修正阿拉伯各國與一切對以色列侵略企圖會表示反對之各國之關係。

此項決議之達成，係根據一九六四年九月第二次阿盟元首會議公報第一項與第十項之決定，亦可謂係納塞之一項預謀。上述決議之第二點，尤可證明。

結論

阿盟之最終目的似在形成以阿拉伯民族為中心之大國與世界。事實上，阿盟成立以來之二十年中，始終以埃及為其領導中心。

阿盟各項機構活動，為目前世界各地區域組織中較有組織之一。

埃及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曾多次違反盟約文字與精神，企圖利用各國內部親埃或親納塞之分子，陰謀顛覆其現有政府而使之唯埃及或納塞之馬首是瞻。

惟是項計謀，未得如願實現。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之後，埃及遂重復以對付以色列與消滅以色列及恢復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之獨立自由為號召而求獲團結一致，用以領導或操縱其他阿拉伯國家。

阿盟各國因仇視以色列反對以色列而與以色列國產生之支持者美英法三西方國家經常間接衝突與責罵。

最近西德因埃及邀請東德總理訪問開羅，對埃決停止經援，同

時因埃發覺西德軍援以色列，遂提出抗議，發生糾紛爭論，自西德宣布擬承認以色列，將與以建立外交關係後，無異對阿盟全體阿拉伯民族仇恨，火上加油。

以前，阿盟若干國家，因反西方遂求助於蘇俄與其他東方國家（包括中共），同時因接受俄援匪援，不免受俄匪之唆使；例如埃邀東德總理訪問開羅，全係受俄會謝列平之暗示，以至相激相盪，而引起西德有對埃停止經援之決定。

此外，納塞因接受俄援與反西方，乃起用前被埃政府所拘押之共黨分子，結果埃及所有言論行動，似多步趨共黨作風。

阿盟各國，每當與某一外國（如對西德）相衝突時，常能態度一致，協同對付；惟一旦失却共同目標時，彼此間向多矛盾。例如：○埃及與沙地阿拉伯因也門問題，始終明爭暗鬥，間接處於敵對。○埃及與敘利亞因一九六一年阿盟分裂後，至今仍貌合神離，互相責難。

○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因邊界問題於一九六三年中曾發生武裝衝突，近始由非洲國家組織出面調解，建議雙方共維現有疆界；足見阿盟反感棘手，缺乏解決辦法。

○敘利亞與伊拉克，因巴斯黨關係，仍彼此攻訐，雙方各欲推翻現政權而後快之心理。

○約旦與敘利亞、伊拉克，亦因政制各異，貌合神離，彼此各時具戒心。

○約旦、突尼西亞、摩洛哥與利比亞四國元首，對納塞是否正心誠意，彼此合作，頗為問題。

○伊拉克與埃及，雖名為阿拉伯聯邦共和國，採用同一之國旗形式，但據阿里夫總統稱，真正合併，尚需兩年之後。

○最近（三月十四日）開羅阿盟外長會議雖一致決議：如西德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或續運軍火供應以色列，則阿盟各國即與西德斷絕關係；但據阿盟副秘書長諾法爾（Sayed Nofal）稱：會議中，阿拉伯各國態度並不一致，摩洛哥、突尼西亞與利比亞三國對其他十國所作之決議，並不同意。突尼西亞總統蒲基巴三月十一日曾在貝魯特稱埃及邀東德總理訪埃，事前應與各國商討，又

稱：對西德經濟絕交，受害者不為西德，且亦無法困死西德云云。突代表在會中亦稱：阿盟外長會議，責罰目的究在以色列抑突尼西亞？（足見會場內部空氣之不愉快）。摩洛哥報紙稱：西德與以色列建交，其危險性似少於對以供給軍火云云。

以上種種，足見阿盟內部，矛盾重重，奢言團結一致，實有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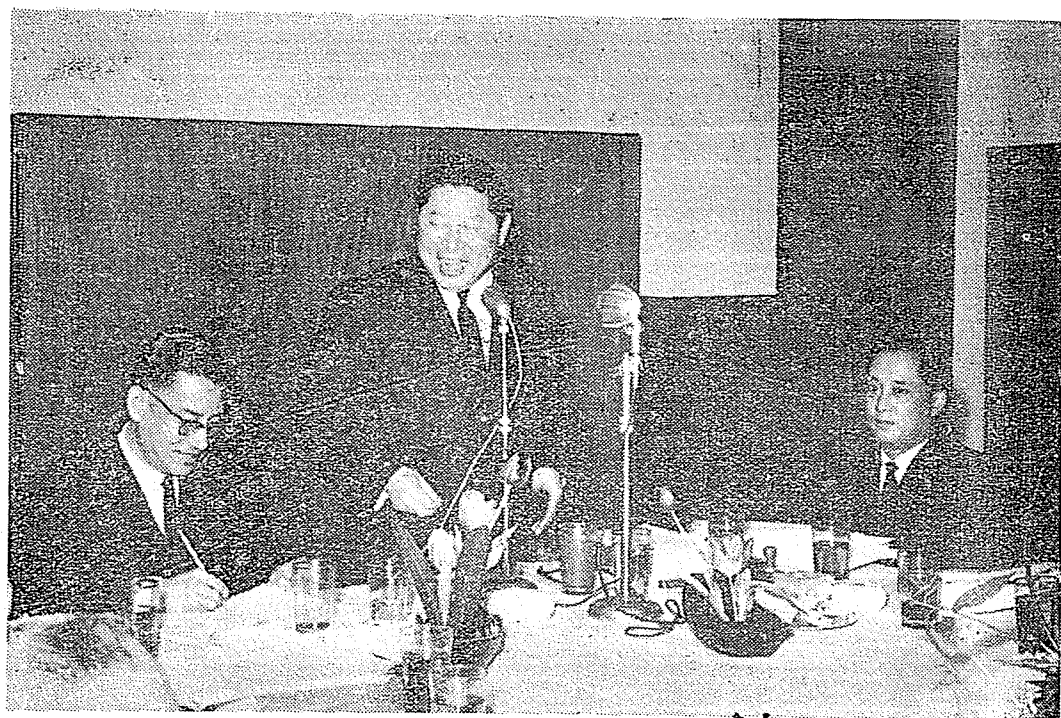
三月廿五日

國際關係研究所舉行董事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四月一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董事會議，出席教育部長閻振興及該所董事陶希聖、羅家倫、黃正銘、郭廷以、傅啓學、杜光瑛、徐柏園（邵德潤代）、李慶農、吳俊才、張貴永、雷崧生、鄧公玄、郭乾輝、孫桂籍、馮達、史元慶、姚孟軒、朱少先等。閻部長曾即席致辭，感讚該所成績優良及對國家已作之貢獻，并保證教育部將全力支持該所之工作。會中並頒發五十三年度道明獎學金，聽取董事長兼主任吳俊才之業務報告，同時通過下列決議：（一）互推劉季洪、黃正銘、曹聖芬、鄧公玄為常務董事，吳俊才為董事長兼主任，並續聘鄧公玄、郭乾輝為副主任。（二）繼續運用中美教育文化基金選派工作人員出國晉修考察。（三）自本年度起指撥專款出版專著叢書。（四）續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及台灣省立中興大學農業研究所各設置道明獎學金一名，每年每名提高獎金額新台幣三千元。（五）加強對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之聯繫與合作。（六）慰問故董事長卜道明家屬。按該所致力國際關係與敵情之研究，擁有專兼任研究人員五十餘人，均係國內名學者專家，現經常出版「問題與研究」中英文月刊，極為海內外讀者所歡迎，且定期舉行各種學術座談會，並已與國際間四十七個研究機構建立資料交換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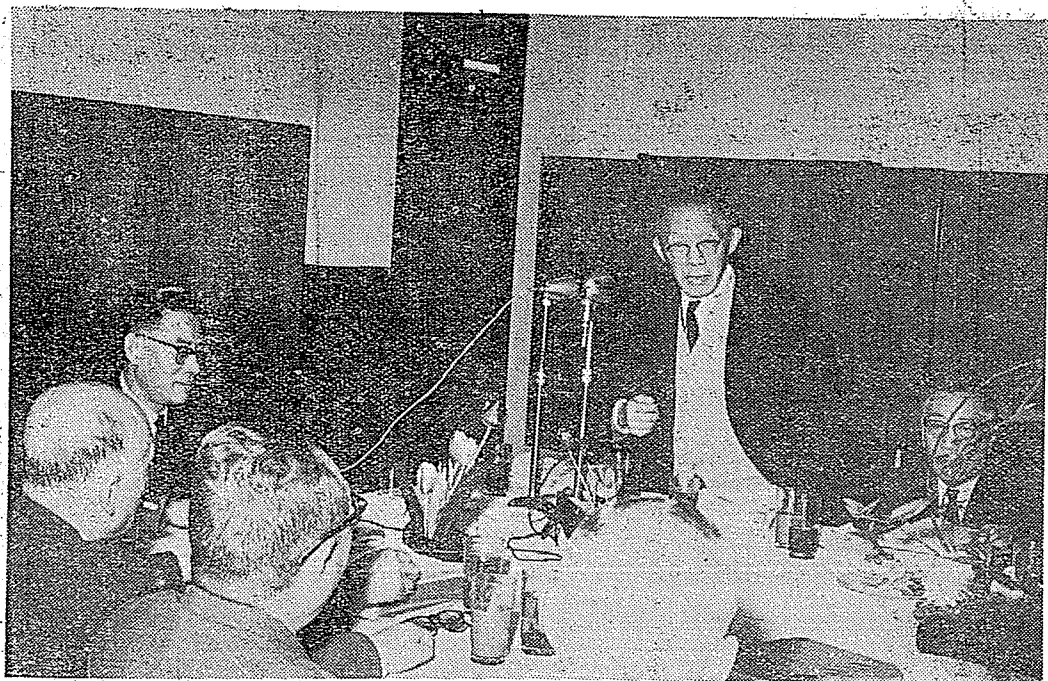
· 務業告報才俊吳長所兼長事董由，議會事董次一第屆二第行舉所究研係關際國 ·



· 詞致中會事董在(中)興振閻長部部育教 ·



• 發頒表代(右)長部閩部育教由, 金學獎明道之辦主所本 •



• 詞致中會事董在倫家羅事董所本 •